公羊義疏

公羊義疏五十五　句容陳立卓人著

成十七年盡十八年

十有七年春衞北宮結率師侵鄭疏左氏穀梁作北宮括杜云括成公曾孫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衞侯曹伯邾婁人伐鄭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疏包氏愼言云積閏分六月後已盈宜置閏而經書六月柯陵之盟日乙酉月之二十七日九月書用郊之日爲辛丑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爲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日也杜云柯陵鄭西地風俗通云國語周語周單子會晉厲公于加陵引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則柯陵即加陵古柯加同韻按爾雅釋地云陵莫大於加陵郭注今所在未聞韋昭注周語亦云柯陵鄭西地名也盟于柯陵在成十七年與杜說合淮南人閒訓晉厲公合諸侯于嘉陵加嘉同也方輿紀要柯城在大名府內黃縣東北通義云不復言諸侯者尹單同盟與葵丘異穀梁傳柯陵之盟同謀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齊高無咎出奔莒

九月辛丑用郊（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辛丑用郊之日爲辛丑若六月有閏則辛丑爲八月之十四日非九月日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注）周之九月夏之七月天氣上升地氣下降又非郊時故加用之（疏）左傳疏引賈逵云諸言用者皆不宜用反於禮者也按莊二十四年用幣今傳月非禮又二十五年鼓用牲于社又鼓用牲于社于門僖十九年邾婁人執鄫子用之皆不宜用者也○注周之至用之○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此於七月已然者彼正義云若以交象言之七月三陽在上三陰在下則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左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六陰俱升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于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于地故云下降是則陰生于午故於爻象爲姤極於亥於象爲坤七月爲否天上地下閉塞不交之始故注據以言也又非郊時者穀梁傳曰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其薦味也

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注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

疏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用辛也鄭注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注魯郊至用也○校勘記出魯郊博卜春三月云鄂本閩監本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傳毛本誤作傳疏同按博卜者廣博卜三月也補校本作轉卜非僖三十一年傳魯郊非禮也注以魯郊非禮故卜闗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事制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故卜三卜吉則用之不吉則免牲是魯郊博卜春三月事也御覽引異義曰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下也魯與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郊不從卽止以下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舊疏云此傳止言正月者因見其自今后百代之王正所當用之

月也然則公羊家以正月上辛者魯制如是異天子也○注
三王至夏正○舊疏云易說文也按郊特牲注亦云三王之
郊一用夏正類聚引白虎通云五帝三王祭天一用夏正何
夏王得天之數也天地交萬物通始終之正故易乾鑿度云
三易之郊一用夏正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注者說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
日用建卯而晝夜分而日長也○注言正至制也○舊疏云
既用夏正而此傳特言用正月上辛者但春秋之制也春秋
因魯以制法令月今以後之郊皆用周之正月故也按郊特
牲云用之始郊日以至鄭云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
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
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
事也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正
義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
也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
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
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爲始
也然則鄭注所駁蓋即董仲舒劉向之說也郊特牲疏又云
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
之用辛據魯禮也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
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
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也故云始也按何

氏義與鄭同皆以三王之郊用建寅之月魯郊用正月博卜三正者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是亦不定在子月此傳特言正月故何氏以爲春秋制也則又異乎周魯也明堂位曰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旅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皆魯於子月郊天之據二記述其常故只言子月其實魯郊卜不定子丑寅三月也郊特牲疏又引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曰祈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說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云云之說以答王肅之難是舊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及公羊穀梁魯雖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則是周魯不別矣爲若子寅兩月並郊則天子止一郊魯反兩郊理尤不通者也魯轉卜三正得一則止則丑月郊答或有之特經傳偶未及耳其左傳之祈蟄而郊及郊祀后稷以祈農事自指天子之禮據郊之常月言也郊特牲疏又云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恆用辛似用冬至

之月按冬至日係圜丘之祭郊日宜用辛止用冬至之月耳各不相蒙郊特牲疏又云張融謹案郊與圜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與鄭元同於禮圜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袞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袞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轂祭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白不同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為魯禮與鄭元同按郊祭感生帝配以后稷圜丘祭皇天配以帝嚳周禮大裘而冕圜丘之祭也被袞以象天郊祭之禮也魯不得用大裘而冕明圜丘與郊是二祭周既祭圜丘又郊魯止一郊也張融之說名為申鄭反與鄭謬矣家語王肅僞書不必引以相混也○注正月至之意○校勘記出上辛尤始新云闕監毛本同郊本作猶是也繁露郊義云春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之故故易始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言以其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更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貴之義尊天之道也又郊祭云是故天子毋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為地行子禮也又郊事對云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是亦以天子唯一郊常於歲首又曰春秋之法則春秋之制定在周正正月蓋何氏亦本之公羊先師也○注日者明用辛例○正以纔云辛丑用郊故書日以明用辛為正也○注不

郊則不日。即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猶三望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夏五月不郊猶三望之屬是不郊故不日也或曰用然後郊〈注〉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得譏小也又夕牲告牷后稷當在日上不當在日下〈疏〉通義云或意未明舊說以爲用事于頖宮然後郊要本非傳所取闕疑殆焉讀書叢錄云按用當作卜說文用从卜从中字形相似又涉上文而譌爲用字僖三十一年傳卜郊非禮也何注天子不卜郊疏欲道天子之郊以其常事故不須卜魯郊非禮是以卜之用郊者不卜郊也故傳以爲不宜用或曰卜然後郊是據魯禮以正之者也按洪義亦迂曲俞氏羣經平議云如此說則分用與郊爲二事義不可通且有事泮宮豈可但謂之用乎何氏殆未得其解也此承上文郊用正月上辛而言蓋郊之必用正月上辛固其正也然哀元年穀梁傳曰郊三卜禮也又曰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

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此傳所載或說蓋卽穀梁子之說用而後郊謂卜中而後郊也說文用部用可施行也從卜中會意故其義卽爲卜中卜中而後郊是不必正月上辛矣故附載其說以廣異義也此年書九月辛丑用郊者疑魯人於春三月卜之不吉文改於秋三月卜之至九月上辛而吉遂用以郊故春秋卽如其實書之以示譏耳定十五年夏五月辛亥郊傳曰曷爲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解詁進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此年以九月郊與彼年以五月郊其事正同此書用而彼不書用者於此一譏已足見義其餘不恐譏也莊四年傳曰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注或曰至名也○校勘記浦鏜云名衍字從續通解校按何意以或曰用者爲將郊先有事於后稷存其神之祭名則有名字是也郊特牲曰存室神也注神依人也正義存安廟室之神此存義也○注晉人至泮宮○並禮器文禮器蜚林作配林天作上帝泮作頖魯人在首句彼鄭注云惡常爲呼聲之誤也呼池漚夷并州川正義有事於河謂祭河也必先告惡池小川從小而祭也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鄭又云配林林名公羊禮疏引盧植注云配林小山林麓祀祭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岳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卽其漸天子則否矣釋文蜚芳尾反又音配惡棟曰古配字讀

爲妃故配林一作誹林音相近禮正義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也故先告從祀然後祭泰山此皆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
鄭又云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頌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
以配天先仁也頌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頌宮也字或爲郊宮經義述聞云鄭注引詩所謂頌宮也則正文必不作頌宮而
作郊宮注內先有事於頌宮告后稷也頌字亦當作郊蓋經言郊宮卽魯頌之頌宮故曰郊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頌宮也
正釋郊宮二字字或爲郊宮當作字或爲頌宮蓋郊宮卽頌宮故本亦有作頌宮者後人多聞頌宮罕聞郊宮故改正文
云郊爲頌又改注以從之而詩所謂頌宮一語遂以頌宮釋頌宮重複而不可通矣釋文正義所見經注文已經改竄公
羊傳疏所引亦與今本同其誤久矣按禮記之誤或如王氏所說而公羊注之作泮宮安見非卽王氏所改注中之或作
頌宮之本與禮器疏云魯人無后稷廟今將祭天而於頌宮告后稷也義或然也按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郊爲鄭學者謂爲殷制周人貴文相變則周人立太學於國小學在郊頌宮宜在郊蓋皆小學也○注九月至小也○僖
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傳云猶者何通可以已也譏不郊而望祭也注譏尊者不食而卑者獨食
祀彼以不郊而望故譏其望明郊則不譏此九月郊據或云失禮尤者故大小皆譏也尤悖禮者蓋對定十五年之夏五

月郊言也○注又夕至日下○舊疏云言古禮郊之前日午后陳其牲物告牲之牷于后稷則如此經宜云九月用辛丑郊矣按周禮充人展牲則告牷注鄭司農云展具也具牲若令時選牲也充人主以牲牷告展牲者也元謂展牲若今夕牲也特牲饋食禮之日宗人視牲告充畢獸尾告備近之漢志注引干寶云展牲若今夕牲號書禮志帝曰夕牲之禮無可依準近在代都已立其議殺牲課神誠是一日之事終無夕而殺牲待明而祭劉芳對日臣謙按周禮牧人職止有夕展牲之禮實無殺牲之事李彪日夕不殺牲誠如聖旨未諸告廟以否臣聞傳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預宮注日先人以此推之應有告廟帝曰卿言有禮但脤先以郊配意欲廢告而卿引識有據嘗從卿議公羊禮說云夕牲之禮不獨郊有之宗廟亦有之郊之夕牲在郊不在廟何注告牷后稷是祭后稷而告牷非郊天而告牷于后稷之廟也徐疏以爲古禮郊之前日陳其牲物告牷於后稷此膻說也傳臣用然後郊注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也按禮器注舊以周公之故得郊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預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喪服小記注祭天則以祖配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據此則知告后稷以配天不聞郊前一日告牷於后稷也郊特牲卜郊受命於祖廟作廳於繃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注云受命謂告之退而卜此告卜郊于祖亦不聞告牷也孔賈疏皆云卜在祭前十日據此卜日告廟夕牲又告廟十

日告廟二次祭不欲數之謂何也若云郎以卜日之時告牷則告牷當在祭前十日不得謂郊之前一日也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亯牛求牛鄭司農云亯牛前祭一日之牛也疏以此爲祭前一日夕牲時而言據此言凡祭祀則亯牛不獲郊有之宗廟亦有之矣然則夕牲告牷何以不指預宮之祭而必欲以爲郊大之牛夕牲告牷于后稷乎特牲饋食是士祭宗廟何嘗不告牲祭后稷而反不告牷耶說文牷牛純色也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則正是灌而迎牲告牷又安有告牷后稷之事充人疏言漢法以況則古禮巳亡故舉漢法以況也漢法郊祭之夕牲告牷于壇不於廟九其明證也續漢志正月天郊夕牲注引干寶日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夕牲公卿京尹常官悉至壇東大祝史帝牲入跪曰請省牲太史令酌毛血一奠天神座前一奠太祖座前亦何嘗有郊牲必告廟之事又晉書禮志武帝將親祠東郊夕牲儀注不拜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此則宗廟夕牲之證也魏書禮志帝曰朕先以郊配意欲廢告則郊是一事告廟一事設使郊特牲必告廟魏主安得欲廢之耶又此處用字當指用九月不當指用后稷以配天九月用郊失禮之大郊既不可祭后稷失禮之小者故云小大盡議之僭不郊而望故但譏其小此已郊知不獨譏小也若以用爲告后稷則經不當云辛丑用郊蓋告后稷在祭前十日夕牲告牷又在祭前一日與郊不同日故云當在日上

不當在日下凡辛丑以前皆得謂之日上而徐疏遂舉郊前
日午後以賓之近於繫矣何鄭同時鄭舉漢法曰若今夕牲
則何之云夕牲亦漢法可知矣今按何義以用郊者謂不宜
用九月爲正解自或曰用者以下皆申明或曰用郊然後郊之
說以不郊下則何氏駁或說也或曰以九月郊尢悖禮故言
用小大盡譏盡讀用郊二字並列以用亦祭名謂辛丑日先
用後郊並行二禮也何氏据僖公事駁之謂不郊始譏望之
小祭此已郊矣無爲譏用明用亦小祭也又夕牲告牷不與
郊同日不得在辛丑下也傳疏殊
未了了且告牷自與告殺異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疏〕罃繆略云罃公羊作嬰唐石經公羊初今注疏本作罃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衞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注〕月者方正下壬申故月之〔疏〕注月者至月之
○舊疏云正以凡致例時故此解之言正下壬申者欲
正壬申爲十月之日是以不得不言十一月以來之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疏〕杜云貍軫地闕彼疏引杜又稱舊說曰壬申十月十五日貍脈魯地
也傳曰十月庚午圍鄭則二日末得及魯竟也釋例又曰魯
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歸卒于房是也

以此益明貍軫非魯地矣舊疏云正本作貍辰字左傳作貍脤穀梁作貍蜃脤蜃軫辰音並相近得通釋文軫之忍反是也水經注范解皆以爲魯地

非此日月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注〕據下丁巳朔知壬申在十月〔疏〕注據下至十月○舊疏云即下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是也十二月丁巳朔逆而推之則丁亥爲十一月朔日又逆而推之即丁卯爲十月一日矣即從丁卯數之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爲十月十六日左疏引長厤云公羊穀梁傳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庚午圍鄭十二日也推至壬申誠在十五日然據傳曰十一月諸侯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卒此非十月分明誤在日也蓋左氏不信待公至然後卒大夫之說故杜以爲日誤包氏愼言云十一月經書壬申壬申爲十月之十六日穀梁亦云十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六月有閏則壬申又爲九月日矣

待君命然後卒大夫〔疏〕禮記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又雜記云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按嬰齊以罪出宜如士

禮書春秋則大夫矣故必待君命乃可以大夫書卒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注據昭公出奔卒叔孫舍疏據昭至孫舍○即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是也

前此者嬰齊走之晉注不書者以爲公請除出奔之罪也疏注不書至罪也○大夫出奔當絕嬰齊有爲公請之功功罪得以相除故不書也傳疏云其請公者謂上沙隨時也與季文子之請同時

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疏通義云上年行父代執晉憾未平故今因其來會伐鄭役欲執之按孔氏以行父比一執故以與齊之請爲伐鄭時事然行父如執于沙隨之會後未再執經何爲退書招丘之文在伐鄭後明沙隨之執不書所書者伐鄭後一執也孔以行父之代執在沙隨故以嬰齊之請分屬伐鄭之會意以後此之將執公而未執別無爲請者宜由於嬰齊

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注十月壬申日貍軫魯地疏注十月壬申日○穀梁傳十一月無壬中壬中乃十月也○注貍軫魯地○穀梁傳其地未踰竟也

無君命不敢卒大夫注國人未被君命不敢使從大夫禮疏穀梁傳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注嬰齊實以十月壬申

日卒而公以十一月還先致公而後錄其卒故壬中在十一月下也嬰齊從公伐鄭致公然後伐鄭之事畢須公事畢然後書卒先君後臣之義也穀梁之意以爲致公而後錄其卒與公羊義異然則以公孫齊何爲書叔孫舍卒乎○注國人至夫禮○正以臣無自爵之義大夫者君之所命公尙未反故國人無君命不敢以大夫禮待也

公至注十一月至是也疏注十一月至是也○卽上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是也舊疏云若以上傳言之則嬰齊之請魯侯許之皆是沙隨時也若在沙隨會時卽在伐鄭之上何故待公伐鄭之還乃始卒之正以成公許之實在沙隨但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伐鄭未歸嬰齊已卒國人不聞公命未敢卒之按沙隨會與伐鄭皆在秋爲時必促故得嬰齊未還公又伐鄭也

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注許反爲大夫卽受命矣然後卒之注善其不敢自專故引其死日下就公至月卒之起其事所以激當世之驕臣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丁巳朔是時歷於歲終乃置閏也元志姜岌云十二月戊子朔無丁巳似失閏大衍於十一月丁巳朔交分入食限沈氏欽韓以今曆推之[illegible][illegible]十一月丁巳朔

加時在晝交分十四日二千八百九十七分入食限與大衍同五行志下之下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董仲舒劉向以爲楚滅舒庸晉弒其君宋魚石因楚奪君邑莒滅鄫齊滅萊鄭伯弒死劉歆以爲九月周楚分滅氏壽茶云合辰在翼十二度距張十一度張爲周之分星翼爲楚之分星故日周楚分又云劉歆以爲九月朔則上王中劉歆以爲七月十五日也是年入甲申統一千六百十九年積月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閏餘十六閏在六月前積日三十九萬四百二十七小餘四十五大餘七正月辛卯朔大小餘七二月辛酉朔小小餘五十三月庚寅朔大小餘十二四月庚申朔小小餘五十五五月己丑朔大小餘十七閏月己未朔小小餘六十六月戊子朔大小餘二十二七月戊午朔十五日壬申是月小小餘六十五八月丁亥朔大小餘二十七九月丁巳朔說左氏者以壬申爲十月十五據魯歷言之也又云左氏先儒益兼取二傳然二傳但言壬申在十月不定爲十五日定爲十五日者左氏說也長厤謂公羊穀梁及諸儒皆以爲十月十五日者亦未允

邾婁子貜且卒（疏）通義云蒙上日也同日二事日食在上者先天道次人事與鄢陵同義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州郤至（疏）穀梁傳曰自禍於是起矣注云厲公見殺之禍上十八年疏引

春秋說云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左傳欒書中行偃遂執公焉亦以殺三郤故諡三傳義大同

楚人滅舒庸注舒庸東夷道吳圍巢疏注舒庸至圍巢○左傳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按舊疏云出左氏此也又云考諸舊本亦有無此注者按舊本是也何邵公向不用左傳說公羊雖亦間有隱合必係公羊舊傳不得顯與左氏絕無殊問也且舒庸當亦羣舒之一當近今湖北鄖陽府地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注日者二月庚申日上繫於正月者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故日起其事深爲有國者戒也疏左傳疏引應譏云昔者周穆王名滿晉厲公名州滿又有王孫滿是同名不諱則晉厲名州滿矣左傳十年定本蒲作滿彼釋文云州

蒲本或作州滿史記諸侯十二年表作壽曼壽州曼滿聲相
通當如正義說作滿劉知幾史通雜駮篇亦以蒲州爲誤二傳
釋文皆無說知左氏之誤蒲久矣○注日者至申日○包氏
愼言云正月書庚申月之五日包氏以上年歲終宜置閏故其
也與何氏義不合舊疏云正以文十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
傳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注云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
喜故舉國以明失衆當坐絕也例皆時者略之也然則稱國
以弑者例皆時而此書日故解之而昭二十七年夏四月吳
弑其君僚彼注云月者非失衆見弑故不略也其不略之故
其於彼注又云知庚申二月日者亦以上十二月丁巳朔言
之也去年十二月丁巳朔知今年二月丙辰朔也何者以長
歷捨之今年正月小故也二月丙辰朔數丁巳戊午己未庚
申爲五日也○注上繫至死也○舊疏引春秋說云厲公猥
殺四大夫臣下人人恐見及正月幽之二月而死是也○注
厲公至戒也○厲公猥殺四大夫者卽去年殺三郤今年殺
胥童是也左傳以胥童嬖於厲公與夷羊五帥甲八百攻郤
氏後欒書中行偃殺胥童與緯說殊按如彼則大夫相殺不
得稱國以殺也穀梁傳曰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疏於此
發傳者以州蒲二年之間殺四大夫故於此發惡例也新語
至德云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
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仇結於外臣
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世豈不難哉

繁露王道云晉厲公行暴道殺無罪人一朝而殺大臣三人明年臣下畏恐晉國殺之又云觀乎晉厲之妄殺無罪知行暴之報又服制云晉厲公之强中國以寢尸流血不已中國卽國中也卽謂殺四大夫事也又俞序云故言楚靈王晉厲公生弒於位不仁之所致也淮南人間訓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無所絀威行四方而無所絀遂台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春秋數稱晉欒書一救鄭一侵蔡一伐鄭明專國也及厲公死而書乃弒君之賊其名絕不復見矣通義云貫欒書弒稱國者罪厲公也不去日者舉衆弒詞則失德已明

齊殺其大夫國佐

公如晉

夏楚子鄭伯伐宋

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注不書叛者楚爲魚石伐取彭城以封之

本受于楚非得于宋故舉伐于上起其意也楚以封魚石復
本繫于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主書書其
專封〔疏〕杜云彭城宋邑今彭城縣大事表云舊爲大彭氏國春秋時爲宋邑今爲江南徐州府治銅山縣項羽都
此爲西楚伯王時號江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水
經注泗水篇又東至彭城縣北城卽殷大夫彭祖國也於春
秋爲宋地楚伐宋并之以封魚石崔季珪述初賦曰想黃公
於邳地勦魚石於彭城是也孟康曰舊名江陵爲南楚陳爲
東楚彭城爲西楚文穎曰彭城故東楚也○注不書至意也
○校勘記出楚爲魚石伐云鄂本下有宋字此脫按紹熙本
有宋字舊疏云如上注者決昭二十一年宋華亥向甯華定
自陳人于宋南里以畔之文故也按左傳楚伐彭城納宋魚
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爲以三百乘戍之而還西鉏吾曰
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
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是也○注楚以至錄之○舊
疏云桓十五年傳云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魚石出時直爲
與山有親更無實罪故曰出無惡也今犯君而入故爲入惡
從犯君錄之按僖元年傳君則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又
曰諸侯之義不得專封故仍繫之宋以示不與楚封魚石也
○注主書至專封○校勘記出主書者云鄂本者下有起此

脫解云起其專封之義按紹熙本者下有起字舊疏云必起其專封者正欲責之故也上言楚子伐宋下即言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專封明矣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秋杞伯來朝

八月邾婁子來朝

築鹿囿（疏）范云築牆爲鹿地之苑彼疏引徐邈何休皆云地名今公羊無此注疏又云范知非爲鹿築囿而以鹿爲地名卽囿既是地名則此鹿當是地名

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注）刺奢泰妨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取一也（疏）楊疏引徐何說又云魯先有囿今復築之故書以示譏則郎及蛇泉亦是譏也今何氏亦無此語○注刺奢泰妨民○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

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注天子至一也○

舊疏云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今孟子無此語詩大雅靈臺

云王在靈囿毛傳囿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正義云天子百

里諸侯四十里解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云

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

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

民猶以爲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爲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

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爲文王非

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爲百里也按穀梁傳疏

引毛詩傳作三十里蓋誤字穀梁疏引徐邈說與何同而今

本穀梁疏引作天子囿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與何

注不合係刻本之誤非楊氏所據有異本故楊氏鐙公羊注

校改也經義雜記云穀梁成十八年疏云毛詩傳云囿者天

子百里諸侯三十里爲詩傳蓋據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寡人

囿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淋案袁范漢

書皆言文王囿百里宣王十里楊疏引毛詩傳諸侯三十里

三即五字之譌古本孟子蓋作文王之囿方百里寡人之囿

方五十里故毛公據之以分天子諸侯之制按周禮關人疏

引白虎通云天子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

里成公十八年公羊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

子男五里皆取一也意者公羊傳所指爲離宮毛詩傳白虎

通所指爲御苑與凡天子則皆云百里而白虎通自四十里

以下析言之無五十里者則樂松五十里之說未足爲三十里之證公羊傳疏以天子圍方百里爲孟子司馬法文今孟子固無此文也是則臧氏亦未能自持其說宣王之囿無論三十里四十里五五十里皆非諸侯正禮不足爲訓小國地方僅五十里安得容此五十里之囿乎當以此注爲正皆取一者據孟子王制天子地方千里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言也

己丑公薨于路寢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己丑月之八日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疏左氏穀梁作士魴襄十二年經同九經古義云古彭旁通用旁與魴同音故亦作彭聲之誤也按襄十二年疏考諸舊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也按古音彭與魴同部得段借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盧朾注不日者時欲行義爲宋誅魚石故善而爲信辭或喪盟

略（疏）杜云虛朾地闕或云即宋之虛也元和郡縣志兖州泗水縣得卞縣之地即春秋之虛朾也一統志云今泗水縣治也○注不日至信辭○正以小信月故也○注或喪盟略○謂我有喪也從略不日

丁未葬我君成公（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丁未月之二十八日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四十三終

子汝蓀校字

昭文孫同康參校

公羊義疏五十六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元年
盡六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襄公第八（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襄公第九卷八左傳釋文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魯世家成公卒子午立是爲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杜云於是公年四歲左傳襄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則卽位時三歲元年四歲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疏）穀梁傳繼正卽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注）据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叛文故問之（疏）注据晉至問之○卽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

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傳云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曷爲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無君命者操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按左傳華元自晉反國即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此文合諸侯圍彭城與操兵鄉國相似不加叛文故據以難也舊疏云宋華元曷爲與諸侯圍宋彭城而不加叛文與趙鞅異乎然則趙鞅以采地之兵逐君側之惡人以正其國其意實善而春秋必加叛文者正以人臣之義本無自專之道若其許之恐惡逆之臣外託興義之兵內有覬覦之意是以雖爲善不得與之

爲宋誅也(注)

故華元無惡文(疏)注故華至惡文○正以華元有君命誅叛人故不加華元叛辭也與趙鞅未稟君命誅叛異人臣無自專之義其意雖善其事不譎故春秋責之也左傳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舊疏云雖云操兵鄉國但稟宋公之命與諸侯之師逐去叛人以衞社稷春秋善之故無惡文也

其爲宋誅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爲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疏)成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十八年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是也成十八年左傳云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等焉

十一月楚子重救彭城伐宋

魚石之罪奈何以入是爲罪也注說在成十八年書者善諸侯爲宋誅雖不能誅猶有屈彊臣之助疏注說在至八年○卽謂成十八年書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事也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其初出時直與山有親辟而去其入彭城則外託彊楚伐君取邑失人臣之義故書復入以罪之通義云追釋書復入于彭城之意就以其假大國之勢犯君竊邑故出無惡入有惡也包氏愼言曰既出復入居國邑以犯君論十八年注不書叛者楚爲魚石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本受於楚非得于宋故舉伐於上起其意楚以封魚石復本繫於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案魚石出奔大國結大國以取本國之邑以受其封是挾楚以脅宋既六國大夫合闔爲宋誅魚石而不著魚石出奔文又不著殺文則諸侯未能取彭城也傳云以入爲罪則規圖彭城非石之意楚人乘閒所以封魚石借以閒宋明魚石之罪罪在不當受楚封而入居之原情不加以脅圖之罪故以犯君論誅○注書者至之助○校勘記出猶有屈彊臣之助云閩監毛本同誅也鄂本助作功解亦云雖不能誅猶有屈魚石之功當據以討正舊疏云傳云爲宋誅而知不能誅者正以助其君討叛臣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有見似若昭四年經書執慶封殺之今但言圍而無殺文故知不能誅雖不能誅猶有功

是以春秋書之善其爲宋誅矣

楚已取之矣曷爲繫之宋〔注〕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後莒牟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疏〕注據莒至繫杞○取牟婁事見隱二年○以牟婁來奔見昭五年校勘記出后莒牟夷云閩監毛本同鄂本后作後當据正下注同疏中亦誤作后按紹熙本作後桓二年傳云器從名地從主人注從後所屬主人楚已取彭城宜屬之楚矣故難之

不與諸侯專封也

〔注〕故奪繫於宋使若宋邑者楚救不書者從封內兵也〔疏〕注故奪至邑者○通義云欲言楚彭城則本非楚自收直言彭城嫌與通濫文同故還繫之宋奪正其義明楚不得專以地封叛人魚石不得專受封於楚邑而言圍者也實封也舊疏云僖二年城楚丘傳云不與諸侯專封也然則不與諸侯專封取事一也所以或繫於宋或不繫於衞者彼以衞國已滅故無所繫不言桓公城之者不與諸侯專封故也今此魚石受楚之封入邑而叛是以奪而繫國以示不成然則不與之言雖同其不與之迹實異是以齊侯封衞春秋實與楚封魚石繫宋以抑之左傳亦云非宋地追書也杜云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又曰且不登叛人也杜云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彼疏引釋例云楚人棄君助臣取宋彭城以封叛者例

正與僞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楚之所得是其義也
左氏疏云既列爲國非復宋地傳言追書是仲尼新意故云
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也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
邑封人故使封城還繫於宋也是亦齊繫於宋使若宋邑之
義也○注楚救至兵也○舊疏云經傳無文知楚救者正以
楚人封之故也楚人并兵於魚石之叛抑而不成今華
元討之即宋國封內之兵例所不錄是以楚救不
書也按舊說非是何意以彭城已爲楚所取以封魚石故從
封內兵不書楚救也春秋繫之宋者所以抑楚不與其專封
不書楚救者起其實爲楚所取故也舊疏又云封內之兵例
所不錄者正以定八年傳云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
是也哀三年衞石曼姑帥師圍戚亦是封內之兵而得書者
彼以國夏爲伯討是以得書然則春秋不與蒯聵之直故令
國夏得討之國夏得討之則非封內之兵也今此魚石不成
叛是以與
彼異也

夏晉韓屈帥師伐鄭疏左氏穀梁屈作厥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古屈厥同部得相段借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注𥜥欲救宋而後不能也知不救鄭者時鄭背中國不能救不得刺疏左氏穀梁合作

鄅杜云鄅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續漢志注引作縣東南有鄅城范云鄅鄭地鄅或爲合趙氏坦異文箋云鄅古或省作晉晉合篆文相近遂譌作合據古遺文晉作晉合作侴是也大事表云襄邑今爲歸德府睢州水經注淮水篇渙水又東經鄅城北春秋襄元年晉韓厥伐鄭仲孫蔑會齊曹邾杞次于鄅杜預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鄅城一統志鄅城在歸德府柘城北紀要睢州東南皆本杜注差繆略云穀梁亦作合又邾人在杞人下按今石疏本及三傳石經皆杞在邾下○注輒欲至能也○莊三年公次于郎傳其言次于郎何剌欲救紀而不能也此文與彼同故如彼解之○注知不至得剌○止以上文有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以下圍宋彭城爲宋討魚石等內無鄭人下有楚公子壬夫侵宋又成十八年有楚子鄭伯伐宋明魯爲晉與國鄭爲楚與國鄭背諸身卽欒災晉韓屈伐之晉必不救果郎救而不能春秋決無剌文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疏）云唐石經公子壬夫唐顏匡謬正俗云楚公子壬夫字子辛今之學者以其字子辛遂改王夫爲壬夫同是日辰名字相配也故楚有公子午字子庚庚是十幹午是十二支法有相配辛壬同在十干此與庚午不相類固當依本字讀爲王夫不宜穿鑿改爲壬左傳校勘記云顏說非也石經以下皆作壬漢書古

今人表亦作公子王夫陸氏穀梁音義王音而林反

九月辛酉天王崩（疏）包氏愼言云九月書辛丑月之十六日

邾婁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罃來聘（疏）舊疏云諸侯爲天子服斬衰三年是以曾子問云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然則天王九月崩而四國得行朝聘禮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天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是也按舊說是也惟又云四國行朝聘之時王之赴告未至於魯經書天王崩得在朝聘之上者公羊之義據百二十國寶書案而爲經雖四國未知何妨先書此義近贅孔子作春秋本不據赴告之文乃左氏有此說不必牽涉說公羊也既云據百二十國寶書矣何爲又設此一難乎

三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疏）隱三年傳云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又文九年傳不及時書過時書

我有往者則書此簡王於去年九月
崩今年正月即葬始五月不及時也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
庚寅月之十九日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注】不書葬者諱伐喪【疏】包氏愼言云六月
無庚辰五月之九
日七月之十日也九經古義云釋文睔古困反古今人表鄭
成公綸師古曰綸音工頑反今傳作睔按古今人表又有泠
淪氏服虔曰淪音鰥鰥與昆同音古昆字作𥎞故毛詩敝笱
云其魚魴鰥鄭箋云鰥魚子也魯語云魚禁鯤鮞爾雅云鯤
魚子孔穎達云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是鰥本音古魂反故
泠淪綸巾諸字皆讀鰥師古以鰥有關音遂釋綸爲工頑反
今人讀綸巾字爲關音自謂合古音失之甚者○注不書至
伐喪○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
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中
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此不書葬故據下事解之
舊疏云春秋之內諸侯之卒不書其葬非止一義而已或諱
背殯用兵或譏其篡或剌不討賊或枉殺大夫此鄭伯襄公
之子繼體爲君復非篡立從成十五年即位以來未有罪惡

之事明其不書葬者不惟上事明也而下又有諱伐喪之文則知不書葬者正爲諸侯諱其伐喪故也按繁露竹林云春秋之書戰伐也有惡有善也惡詐擊而善偏戰恥伐喪而榮復仇是也恥之甚是以諱之深也通義云不葬者梁夏斯楚與按同

非亦通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疏）通義云晉宋將卑師衆衛將尊師少故分別書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于戚

（疏）左傳謀鄭故也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其爲宣夫人與成夫人與（注）齊姜者宣公夫人九年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違者襄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

（疏）包氏愼言云七月書己丑月之十九日范云齊謚按謚法執心克莊曰齊穀梁釋文齊如字一音側皆反○注齊姜

至人也○舊疏云左氏以齊姜成公夫人穆姜宣公夫人適典引劉智喪服釋疑答問云高曾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則當厭屈否昔晉穆姜在而成公夫人薨春秋書日葬我小君齊姜舊說云妻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婦人不主祭已卒先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劉氏用左氏義舊疏云何氏不然者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穆姜後卒理宜爲婦寶無文据以順言之也且九年襄公伐鄭不書其至若非親母不應殁之至此即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八月葬我小君穆姜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是也按喪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正義若祖卒時父在已雖爲祖期今父殁祖母亡時已亦爲祖母三年也宣公之薨襄公未生不及爲服齊姜薨時成公已殁襄宜爲之宜服三年也而後代有疑孫非承重於祖者父卒後祖母殁不服重者殊謬適典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後從制州牧劉夫云父亡在祖後則不得爲祖母三年以爲婦人之服不可踰夫孫爲祖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不得踰祖也皆或問曰若祖父先卒父自爲之三年已爲之服周矣而父卒祖母後卒當服三年否乎劉智答云適孫服祖三年誠以父卒則已不敢不以子道盡孝於祖爲是服三年也謂之受重於祖者父卒則祖當爲已服周此則受重也已雖不得受重於祖然祖母今當服已周已不得不爲祖母三年也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三年特爲此發也侍中成粲云禮有適子問無適孫然則已受重於父

不受重於祖不得爲祖母三年禮舅沒則姑老爲傳家事於長婦也亦爲祖沒則已父受重於祖父已不受之於祖父母故無祖父母三年之禮也賀循又引小記自釋爲祖母後者服之如母不爲祖父母後不得爲祖母三年未見其驗但以父在無二適父沒祖存已位則正不得爲祖父後乃爲祖母適也未徙凱云時人或有祖父亡而後祖母亡孫奉養祖母祖母卒則爲之齊衰三年者凱以爲祖母三年自謂已父母早亡受重於祖故爲祖斬衰三年祖母齊衰三年今已父後亡則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孫雖承養祖母固自當如禮齊喪周留此皆謂不宜持重者也庾蔚之謂劉景升以婦人不可踰夫既已乖矣成衆云已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爲祖母不應三年可謂殊塗而同謬者矣又吳商駁之云嘗見喪所作喪服後定變除爲婦人之服不踰男子孫爲祖父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服周云不得踰祖也又見成侍中云以爲已自受重於祖祖母服不應三年而接假使子爲人後爲本父服周而所後者更自有子已則還家而母後亡當可以不得踰父不三年乎又從祖祖父先亡已爲小功五月而已後爲從父後又先亡祖母後卒可復以已先爲祖父小功今爲祖母不踰祖父復服五月乎諸如此比婦服重於夫甚眾不得踰夫之說經傳無據適行庶服義又不通衆又云已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母亦當周又齊衰章臣爲君之父母祖父母周凡臣從君所服而降一等臣從服周則君爲三年也

據爲國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君也其繼體則父與祖並有廢疾不立者也有廢疾不立則君受國於曾祖不受國於祖也不受國於祖猶爲服三年此則經之明例非從傳記之說也其義如此則凡爲後者皆應三年何必受重然後斬按吳氏之駁極爲明晰○注傳家至言也○下九年五月夫人姜氏薨冬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不我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尊臣子辭是服繆姜喪未踰年伐鄭不書致明有惡也舊疏云襄公母死未期已爲兵首無恩之甚是故爲諱若爲祖差經可言也又引舊云傳言惡襄公喪服用師故以祖爲親母所以甚責內是以何氏顧傳文也者非也云傳家依違者舊疏云公幷曰授相傳五世後方著竹帛是以傳家數云無閒焉爾以此言之容或未察而傳序經意依違之者正以文與桓九年曹世子射姑同故也彼傳云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注在齊者有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朔雖非禮有尊厚傳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敘經意依違之也然則彼刺曹世子而傳序經意不正言之此文與彼同故知亦依違言之也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者何鄭之邑也（注）以下戍繫鄭（疏）大事表云虎牢在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南二里本鄭地後入晉莊二十年左傳惠王與鄭以虎牢注云虎牢河南成皋縣是也水經注河水篇成皋縣之故城在伾上縈帶伾阜絕岸峻周高四十許丈張翕險崎而不平春秋傳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卽東虢也魯襄公二年七月晉成公與諸侯會于戚遂城虎牢以逼鄭求平也蓋修故耳穆天子傳曰天子射鳥獵獸於鄭圃命虞人掠林有虎在於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畜之東虞是曰虎牢矣秦以爲關漢乃縣之西北隅有小城周三里北面列觀臨河岧岧孤上○注以下戍繫鄭○卽下十年冬戍鄭虎牢傳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是也

其言城之何（注）据外城邑不書（疏）注据外至不書○僖元年城邢又二年城楚丘又十四年諸侯城緣陵昭三十二年城成周是外城國都有之故注專据外城邑不書難之也舊疏云正以春秋上下無外城邑之經故也

取之也（疏）通義云取其邑而城之爲守固也

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

注 据取牟婁 疏 注据取牟婁○卽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 為中國諱也 疏 校勘記云疏中標注有諱伐喪也四字解云考諸古本皆無此注且與下傳文煩重若有注者是衍字按今本無此注是也 曷為為中國諱 注 据莒伐杞取牟婁不為中國諱 疏 注据莒至國諱○校勘記云按此注當衍釋文本有此疏本無之是也釋文音傳為中云下等反下及注并下文鄭為皆同此陸本有注之證解云正据莒人取牟婁不為中國諱矣而何氏不注之者以上文已据取牟婁是以不能重出此疏本無注之證後人襲疏語為之而未覺其與上複也 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 疏 通義云晉覇自文公以後唯悼公足稱焉故復諱其惡不言為晉諱也鄭背中國甘心於楚今方與楚爭鄭而犯禮伐喪所為與夷狄無異故傳順經意深貴之言中國也舊疏云曷為不繫乎鄭者正据下十年冬戍之時繫鄭也若繫乎鄭還有伐喪之義故云為中國諱也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 注 使若大夫自生事取之者卽實遂但當言取之 疏 注使若至之者○通義引左傳曰秋七月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若然取虎牢之事本發于仲孫蔑成于荀罃故歸惡大夫而以遂事責之也按何氏不信左傳意以取虎牢之謀發於諸侯此歸惡乎大夫言遂爾何者若實大夫自生事取之無勞爲諸侯諱取矣故注又云則實遂但當言取之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注盟地者不于都也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書壬戌月之二十七日○注盟地至都也○杜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正義云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樗蓋近城之地盟訖還入于晉故公歸書至自晉也文三年盟於晉都此盟出城外者悼公謙以待人不敢使中國就己出盟於外若似相就然范云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地舊疏云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彼不舉地者以其在國都故也今此舉長樗故言不于都矣三傳之說皆無大異也

公至自晉注盟地者不于都也以晉致者上盟不于都嫌如晉

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不別盟得意者成公比失意如晉公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疏鄂本與上長樗合爲一節按紹熙本同監毛本皆以上往盟地者不于都也系之此經下蓋諸本皆合一節也○注以晉至起之○舊疏云昭二十八年春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運何氏云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然此經上言盟于長樗今若又言至自長樗卽嫌似次于乾侯然亦不得入晉都故以晉致起其文也○注不別至可知○校勘記出失意如晉云鄂本如作于此誤疏云言成公比失意于晉者于作於爲是當據正按紹熙本如亦作于莊六年注云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至地不得意不至今此但書至自晉本上如晉言之是不別盟得意也故解之言成公比失意于晉者卽成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沙隨不見公傳云公會晉侯將執公又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傳成公將會晉厲公不當期將執公是成公比失意不容于晉事也今此襄公如晉卽見與盟是得容盟其得意可知不必更書盟地起之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注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疏包氏慎言云已未月之二十五

曰杜云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大事表云今曲梁故城在今直隸廣平府治永年縣東北即國語所謂雞丘若今雞澤縣乃隋析廣平縣所置非春秋時雞澤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注盟下至光也○上二年左傳云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鄙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力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力也知當時之不服命者唯齊上于戚有會無盟北特盟于雞澤故云信在世子光也舊疏云言信任在於世子光若如盟日定否世子光制之然是以下日以近之也是也文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注云盟下日者剌諸侯微弱信在趙盾此與彼同故注亦云信在世子光也而通義云日在下者齊侯使世子光先諸侯之禮春秋惡而責之故以不信辭屬大也則新城之日又何說乎舊疏云何氏何以獨以言信在正以下十六年傳云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舊解云齊光先諸侯之禮晉侯貴致大國衆人畏之故卻日以待之非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其言如會何注據曹伯襄言會諸侯鄫子言會盟疏注據曹至諸侯○當二十八年冬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注鄫子至會盟○僖十九年鄫子會盟于邾婁是也後會也注不直言會會盟者時諸侯不親與袁僑盟又下方殊及之疏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注不直至僑盟○舊疏云若其諸侯親與之盟宜云公會單子等侯以下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來會盟正由諸侯不親與之盟故止得言如會矣按下云叔孫及諸侯大夫及陳袁僑盟明諸侯不親與矣○注又下至及之○即下文及陳袁僑盟言及是也舊疏云言下方殊文道及袁僑盟故此處未勞道會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疏包氏慎言云六月下又有戊寅七月之十四日也

曷爲殊及陳袁僑注據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侯與大夫皆盟疏注據俱至皆盟○正以袁僑亦諸侯之大夫故據以難經若言諸侯大夫嫌諸侯大夫皆在盟故言之以絕之穀梁傳諸侯以爲可與則與之不可與則釋之諸侯盟又大夫相與私盟是大夫張也亦以諸

侯不與盟爲其與袁僑盟也注陳鄭楚之與國陳侯有慕中國之心有疾使大夫會諸侯欲附疏不復備責遂與之盟共結和親故殊之起主爲與袁僑盟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君故亦上地疏注陳鄭楚之與國○舊疏云即宣十一年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是也按陳自晉文卒後鮮與中國通矣○注陳侯至盟也○僖八年鄭伯乞盟注云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請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緣使者方抑鄭伯使若自來也是則鄭無慕中國之心故絕其使書乞以惡之與此袁僑書如會異知此及袁僑以殊之爲善辭也陳侯亦使大夫不親來而有善辭者正以下四年陳侯午卒明有疾不得自來與鄭伯不肯殊春秋原情不責也起主爲袁僑盟者杜云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穀梁以爲及以及與之也與公羊異禮君不敵臣使大夫與袁僑盟正是得正何爲反抑諸侯失正而專與袁僑異之此違義之大者也○注復出至國也○舊疏云欲決成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之經不重出齊也是以僖四年傳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春秋意必如此者正以楚人强盛諸夏微弱陳侯背楚

故畧得之所以尊夷狄之勢緜諸夏之榮也蓋春秋繁而不殺者正得也所謂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不可不察也職是故也○注不重至上地○舊疏云正以洪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以下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彼所以再出地者正以上無君故也今諸侯在臣繫於君故因上地矣下十六年公會晉侯以下于溴梁戊寅大夫盟之下不重出地者亦以諸侯在臣繫於君得因上地與此同也通義云會盟同地例諸侯盟諸閒無事必再舉地首載葵丘平丘是也大夫盟閒有事乃再地于宋是也若此及溴梁之盟則不再地君文繫臣文殺春秋之稱言無非教也按孔氏謂君繁臣殺是也然此及溴梁之盟實皆臣統於君故與宋異非因其閒有事無事殊也

秋公至自會（疏）莊六年注所謂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是也此會雞澤得陳侯慕義使人如會强夏弱夷得意明矣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己酉三月無己酉二月之十七日也通義云胡康侯曰午者襄公名也孔子作春秋何以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

夫子紹帝王之道參文質之中而作春秋以法萬世如公薨不地滅國書取出奔書孫之類所以放其文也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後世不明此義則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忌諱繁名實亂而春秋之法不行矣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疏〕左氏穀梁作姒氏下定弋同杜云姒杞姓范與杜同釋文云莒女也用何法按姒弋一聲之轉顧氏炎武唐韻正云弋與職切上聲則音以春秋襄四年姒氏公羊作弋定姒公羊作定弋定十五年姒氏穀梁作弋氏葬定姒穀梁作定弋禮記月令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注今月令翳爲弋按姒从以聲以弋同音也包氏愼言云七月書戊子月之三十日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辛亥月之二十三日

定弋者襄公之母也〔注〕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疏〕

出定弋至姜子○通義云謹按弋氏左氏經爲姒氏姒姓之字或作弋詩所稱孟弋是也魯有兩定姒公羊春秋一書弋一書姒蓋特別之國語曰杞鄫由太姒左傳衛成公欲祀夏后相甯武子曰杞鄫何事是鄫本夏後故史記及潛夫五德志並以鄫爲姒姓襄公之母其鄫女與劉氏逢祿解詁箋云此弋氏公穀皆作姒氏定之十五年定姒穀梁作弋氏疏弋姒聲勢相同國語杞鄫由太姒夏本紀禹爲姒姓其後分封用爾爲姓有褒氏杞氏鄫氏褒杞鄫皆姒姓也詩孟弋即姒氏也莒爲己姓左氏世本甚明定弋非莒女蓋鄫世子巫之妣妹也錢氏大昕養新錄云古人讀似姒二字皆如已詩於穆不已孟仲子作於穆不姒是已似同音也禹母吞薏苡而生因姓姒氏賈侍中說已意已實也意已即薏苢是已姒同音也春秋葬我小君定姒公羊作弋弋姒聲相近由於姒有以音詩荛孟弋矣弋即姒按文七年左傳穆伯娶于莒曰戴己釋文己音紀一音祀祀音从已已音以則莒姓益音以之已非音杞之己以姒同音故何氏以爲莒女也國語文以莒曹姓又或以莒嬴姒出自少昊氏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則不定莒何姓矣云成公妾子者或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是爲適夫人則定姒蓋二媵矣范云成公夫人者非楊疏亦知非適故仍引妾子爲君禮律之也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注）据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不書（疏）注据晉至不書○校勘記出非孫許云閩監毛本同誤也鄂本並作臧當據正疏中作臧孫許不誤按紹熙本亦作臧不誤事見成二年傳彼注云不書聘之自謂不書臧孫許如齊也其晉郤克不書自從外大夫相如不書之恒例也舊疏云桓五年夏齊侯鄭伯如紀傳云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何氏云据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何氏彼据蔡侯此据郤克者欲述其相類故也彼齊侯鄭伯是君事不干魯故据蔡侯卒于楚不言如矣此鄫世子巫事非君且叔孫豹率之故据晉大夫與臧孫許但行者所引譬類得其象也義或然也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注）以不殊鄫世子俱言如也（疏）注以不至如也○舊疏云鄭以不言及鄫世子

與叔孫豹共作一文知叔孫率之突然則臧孫許與郤克聘
齊蓋意起于晉魯往隨之此蓋郤世子有求於晉恐不能達
故使魯帥而往與叔孫豹則曷爲率而與之俱注據非內大夫蓋舅
出也注巫者郤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
舅出疏〔舊疏云言蓋者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若下傳蓋欲
立其出也之類或言此蓋宜訓爲皆若隱三年傳云
蓋通于下例蓋云歸哉之類言襄公與巫皆是一舅之姊妹之
子也○注巫者至舅出○舊疏云謂巫是襄公舅氏之所出
姊妹之子謂之出也通義云定弋郤女蓋卽世子巫之姊妹
故巫於襄公爲舅襄公於巫爲出也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
子爲出經義述聞云孔解舅出長於舊注而以襄公與巫爲
舅出則非也襄公若爲巫之外孫則傳當實之曰蓋公與巫
舅出也文義始明今傳無一語及襄公則所謂舅出者非公
與巫也詳釋傳文蓋舅出也之語上承叔孫豹率而與之俱
則豹之與巫一爲舅一爲出言豹所以與巫俱如者蓋與
巫爲舅出故也春秋之大夫交政於中國故與鄰國之君論
婚媾哀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
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
宰杜注景曹宋元公夫人桓子外祖母也宋魯世敵之國而
猶如是況小國乎解詁箋云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巫

者襄公之舅也何云俱是外孫故曰舅出徐解謂襄公與平皆是一男姊妹之子皆誤左氏晉悼又新昏於杞杞鄫同姓故相與往殆乎晉情事相合按爾雅釋親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郭引此傳語不別男出何人如何義則鄫前後夫人皆莒女莒其姊也世子巫前夫人所生鄫子欲立爲後者後夫人所生女之子襄公與巫爲從母昆弟也同一舅之所出釋名釋親屬云姊妹之子曰出出嫁於異姓而生之也孔于劉義甚新亦未有的據仍舊說亦無不可通

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注〕殆疑疑讞于晉齊人語〔疏〕注殆疑至人語○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凝作疑此誤按釋文疑魚陟反加作凝不得音魚陟反矣此本載音義亦誤按紹熙本注及音義皆作疑不誤通義云殆危也告危下誤音也按經義述聞云何訓殆爲疑往疑于晉則爲不辭故加讞字以增成其義然殆可訓爲疑不可訓爲讞也孔訓殆爲危往不危於晉則尤爲不詞故加告字以增成其義然傳言殆于晉不言告殆於晉也今案殆讀爲治殆治古音相近故字亦相通荀子彊國篇濟殆中國楊倞注殆或爲治治訟理也以郤子欲立異姓爲後故相與往訟理於晉也僖二十八年左傳叔武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注曰叔武訟治于晉文公會自王者反衛侯使還國也成十六年傳公子喜時外治諸京師而免之注曰訟治于京師解免使來歸皆與此傳往治于晉同義古謂訟

理爲治訟或曰解訟周官小宰曰聽其治訟小司徒曰聽其辭訟司市曰聽大治大訟小治小訟皆是也大司徒曰凡萬民之有訟獄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有地治者謂爭地而訟理者也訝士曰凡四方有治於士者造焉亦謂有訟理於士者也按王義明爽何氏以殆訓疑以疑獻申成其義蓋當時方言有此語往殆胥猶言往讞于胥與義王氏治字義亦合故經義述聞又云何云殆疑也論語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謂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又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史記倉公傳民公取之揣者疑殆殆猶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字亦作怠莊子山木篇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怠疑即疑殆也文十二年公羊傳俾君子易怠怠疑或也言使君了易爲其所疑或也後人但知殆訓爲危爲近而不知又訓爲疑蓋古義之失傳久矣按呂氏春秋去尤云以黃金投者殆非了達生篇作以詒注者殆邪者迷也疑殆之殆亦迷惑意也

莒將滅之則曷爲相與往殆乎莒〔注〕據當以兵救之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注〕時莒女嫁爲鄫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無子

欲立其外孫主者善之得爲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疏注時莒至外孫○爾雅釋親云女子子之子爲外孫經義述聞云依傳莒女爲鄫夫人而欲立其出則似所立者鄫夫人之子而莒之外孫無如此則與取後乎莒之文不合故注曲爲之說曰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鄫子愛後夫人而憐子欲立其外孫然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皆傳文所無蓋當時解傳者增益其說不足據也尋釋傳文當作鄫女有爲莒夫人者爲者上下有誤耳鄫女爲莒夫人則莒夫人之子鄫之外孫也鄫子舍世于巫而欲立其外孫故曰欲立其出又曰取後于莒也何所見本已謂故其說迂曲而雖通解詁箋云傳文莒鄫二字乃錯穀梁傳滅鄫義曰立異姓以莅祭祀滅亡之道也莒公子鄫出也鄫于繼巫而立之巫來訴於得爲會子戚辛不得反正知非莒胥立者戚之曾取鄫人于史人下而內子無既文也傳兩言出姊妹之子何云外孫皆謨下滅鄫解訴同互義又云主書者罪鄫子也俞氏檇云謹按傳文但曰莒女有爲鄫夫人者不言夫人有女還嫁莒也目古謂姊妹之子爲出不謂外孫爲出鄫子欲立而曰欲立其出史爲失之今按爾雅釋親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而釋名釋親屬但曰姊妹之子曰出是男女得適稱之凡女子謂姊妹之子亦曰出矣莒女爲鄫夫人而欲立其出蓋莒女無子而其姊妹適莒大夫者有子因欲立

爲鄫子之後也傳不日鄫子欲立其出則所謂出者從夫人言也○注主者至可也○校勘記云主者善之監毛本同閩本作肯者善之鄫本作主書者善之閩監毛本互脫一字按紹熙本與鄫本同舊疏云六年秋莒人滅鄫然則不能救滅而得善之者雖不救有言之功故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注】不殊衛者晉侯欲會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見使吳故不殊葢起所恥【疏】左傳作善道古道稻同音段借字穀梁傳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范云善稻吳地夷狄所號地形及物類當從中國言之以教人殊俗故名言伊緩而言善稻人名當從其本俗言讀書脞錄云伊緩乃吳語善字之雙聲子張姓中史記云姓纂孫吳子名乘左氏云善稻皆雙聲字趙氏坦異文箋云九經字樣郎邪郡名郎良也邪道也以地居鄉傳人有善道故爲郡名按善道之得名或取此義杜云善道地闕大事表云阮勝之南兗州記曰盱眙本吳善道地秦置盱眙縣項羽尊楚懷王爲義帝都盱眙許慎曰張目爲盱舉目爲眙城居山上可以瞻望故曰盱眙今屬江南泗州按御覽引南兗州記盱眙本春秋時善道○注不殊至所恥○案露觀從云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見內之爲其與我同姓也意謂殊吳不殊衛是獨見內也與

何氏義異按所聞世內諸夏董義勝也見使于界故不殊疑界當作卑通義云不殊孫林父時晉侯將會吳于戚使孫衛先通好言及衛孫林父則非我欲之言會衛孫林父則非衛尸其事又不可施故不殊衛以起晉志也解詁箋云何君約左氏文解之非也魯臣見使於大國未足為恥此所聞世內諸夏之則文蓋了曰衛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元內之得之從會吳上見義者明諸夏化則吳可漸化故所見世不復著與衛晉吳同會文也按於吳見義者繁露又云吳俱夷狄也獨先外之為其與我同姓也所聞世始外夷狄故吳見於經殊之以張義則荊楚之見於所傳聞世者尚不合外非義所著也

秋大雩〔注〕先是襄公數用兵圍彭城城虎牢三年再會四年如晉踰年乃反又賦斂重怨澤不施之所致〔疏〕注先君至所致○校勘記出不施所致云鄂本施下有之此脫舊疏云圍彭城在元年即經云仲孫蔑會晉欒黶以下圍彭城是也其城虎牢在上二年冬遂城虎牢是也三年再會者蓋謂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以下同盟于雞澤下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也雖是一出行頗有二事停留費重而致旱祿是之故得作然解云四年如晉踰年乃反者即上四年冬公如晉五年春公至自晉是也其元年仲孫蔑會齊崔杼月下次于合二年秋叔孫豹如宋冬仲孫蔑會晉荀罃以下于戚於

此諸事豈不爲費而生不言之者正以元年舉圍彭城二年舉城虎牢三年舉再會四年舉如晉年舉一事備而言之見其致旱而已其餘不足舉者又略不悉耳五行志中之上庶徵之恒陽劉向以爲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祀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而除師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居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襄公五年秋大雩先是宋魚石奔楚楚伐宋圍彭城以封魚石鄭畔於中國而附楚襄與諸侯共圍彭城城鄭虎牢以禦楚是歲鄭伯使公子發來聘使大夫會吳于善道外結二國內得鄭聘有炕陽動衆之應蓋劉歆說與何氏大同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疏舊疏云春秋之內君殺大夫皆至葬時別有罪無罪今吳楚之君例不書葬不作他文以別之者蓋以夷狄之故也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吳何以稱人〔注〕據柤善稻之會不稱人〔疏〕注據上至稱人○卽上仲孫蔑衞孫林父會吳于善稻是也吳鄫人云則不辭〔注〕孔子曰言不順則事不成方以吳抑鄫國列在稱人上不以順辭故進吳稱人所以抑鄫者經書莒人滅鄫文與巫訴巫當存惡鄫文不見見惡必以吳者夷狄尚知父死子繼故以甚鄫也等不使鄫稱國者鄫不如夷狄故不得與夷狄同文〔疏〕通義云不得先言鄫人而後殊會吳者其序自主會者爲之也若言吳鄫人則不成文故使吳亦相隨稱人不嫌進吳者後會于柤仍殊之自明矣鄫敘于會者刺晉將季莒鄫之難卒弗能正也拔刺晉之文不見鄫抑吳下當仍何注爲長鄫與會自必書無緣爲刺晉起也○注孔子至稱人○所引孔子曰論語子路篇文下又云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是其義也方欲抑鄫在吳下若吳仍常例稱國則必書吳鄫人是辭不順也故亦使吳稱人非進吳也○注所以至不見鄫○校勘記文與巫訴鄂本同閩監毛本文誤又疏同按紹熙本亦作又亦無不可通下六年莒人滅鄫注莒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爲

後莒人嘗滅也是文爲惡莒也上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注主書者善之得爲善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可也是文爲善巫則巫當存也是二經皆無惡鄫文也○注見惡至鄫也○論語八佾篇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即此義○注等不予同文○解鄫不等異稱國義也范注云鄫以外甥爲子曾夷狄之不若故序吳下是也鄫不得稱國所以深抑之也

公至自會

冬戍陳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注據下救陳言諸侯疏注據下至諸侯○解下云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歷敘諸侯也離至不可得而序注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欲與中國被彊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疏注離至至也○廣雅釋詁離分也又云散也呂覽大樂云離則復合注離散也各諸侯

分散前後各至故曰離至也○注陳坐至無信○舊疏云其與中國者謂欲得與中國卽上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是也其被强楚之害者正見中國戍之故也按下云楚公子貞帥師伐陳是陳被楚害事左傳楚子囊爲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于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是救陳不急起自晉故諸侯亦前後至不同心也故書以刺中國無信隱讖論備胡云春秋刺諸侯之後謂此故言

我也〈注〉言我者以魯至時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戍例時〈疏〉下十年戍鄭虎牢傳云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與此同蓋皆以魯至時書也○注與魯微者同文○舊疏云以不載名氏及國直言其事者若莊公二十八年冬築微之文故云與魯微者同文矣是也○注微者至戍之○僖二年城楚丘傳孰城城衛也舊疏云彼亦直言城楚丘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城明其更有餘國故書月以見非內城今此戍陳亦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戍明更有餘國矣故曰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注戍例時○正以此傳書冬戍陳及下十年書冬戍鄭虎牢故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疏）穀梁同無婁字左氏經無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蓋服也襄二年左傳知武子曰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蓋東諸侯皆唯齊是視今齊世子光與會知莒邾滕薛無緣不來也左傳會于城棘以救之穀梁傳善救陳也是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疏）莊六年傳不得意致伐此書至自救亦不得意文以下七年會于鄬陳侯逃歸明不能終救事也救例時月者舊疏云月爲下年起其義也是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注）始卒更名日書葬者新黜未忍便略也（疏）包氏愼言云三月書壬午月之三日○注始卒至略也○鄂本更作便按紹熙本亦作便是也所聞之世小國始卒故文十三年夏五月邾婁子蘧篨卒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其名日與葬皆未備書今此詳錄

故解之也新黜未忍便略者莊二十七年冬杞伯來朝注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是也若然傳二十三年已書杞子卒而此云始卒者彼注云卒者桓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爲表異卒錄之則傳聞之世小國本不合卒其書卒者皆非春秋常例亦如邾婁公之世書邾婁子克卒書邾婁子瑣卒之屬也

夏宋華弱來奔疏說文木部作弱是也今注疏各本及唐石經差繆略云弱公羊生滿拔弱滿通禹貢弱水俱作弱

秋葬杞桓公疏桓十年注小國始卒當卒月葬時哀三年注小國卒葬極於哀公皆卒日葬月是所聞世當葬時上卒雖書日示詳此仍依常也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鄫注莒稱人者莒公子鄫外孫稱人者從莒無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爲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取後于莒非兵滅疏注莒稱至夫也○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傳莒無大夫此何以書故莒公子稱人爲從莒無大夫之常例

也○注言滅至滅也○繁露玉英云至於鄫取乎莒之以之
爲同居曰莒人滅鄫按繁露莒下之字衍同居者喪服小記
云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是也彼謂繼父皆無主後明以
之爲主後矣故此鄫取莒公子爲主後故曰同居也通典禮
二十九云後漢吳商異姓爲後議曰或問以異姓爲後然當
還服本親及其子當又從其父而服耶將以異姓而不服也
荅曰神不歆非族明非異姓所應祭也雖世人無後並取異
姓以自繼然本親之服骨肉之恩無絕道也異姓之義可同
於女子出適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至於其子應從服者亦當
同於女子子從於母而服其外親今出爲異姓作後之子其
子亦當從於父母而服之也父爲所生父母周子宜如外祖
父母之加也其昆弟之子父雖服之大功於子尤無尊可加
及其姊妹爲父小功則子皆宜從於異姓之服不得過緦麻
也范甯與謝安書曰無子而養人子者自謂同族之親豈施
於異姓今世行之甚衆是謂逆人倫亂昭穆之序違經典紹
繼之文也晉書賈充傳及薨槐輒以外孫韓謐爲黎氏子奉
充後郎中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大宗無後以小宗支子
後之無異姓爲後之文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
痛心愧不從又秦秀傳充薨秀議曰充舍宗族弗授而以異
姓爲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爲後春秋
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
耳通義云謹按五年傳曰莒將滅之則立外孫者貲莒會鄫

人使然故春秋不言鄫亡而歸惡於莒人滅鄫也己姓之子
以代弋姓宗廟鬼神非族不言不謂之滅乎穀梁傳曰家
有既亡國有既滅滅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鄫
非滅也立異姓以莅宗祀滅亡之道也蕭仲舒曰諸侯父子
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譏其國與宜立之君無以異也此
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於鄫取後乎莒以之爲同居目曰莒
人滅鄫此不在可以然之域也盧氏文弨龍城札記云莒人
滅鄫鄫以外孫莒公子異姓爲後何休云莒人當坐滅陸淳
云書鄫以莒公子爲後罪在鄫子不在莒人春秋應以梁亡之
例書鄫亡不當但責莒人劉敞權衡深取陸說文弨以爲莒人
苟無因以滅爲利之意何不以大義辭之令其自擇宗姓爲後
於王者因與滅繼絕之道豈不有合而乃貪其土地甘棄其子
於異姓罪安可赦夫與爲人後與責爭之將亡國之大夫一
例爲聖門所擯則何氏謂莒人當坐滅此語正得書法本指
陸劉之說吾所不取汪氏琬爲外祖後辨云廣之之嗣於毛
也殆與春秋莒人滅鄫類與子則曰不類鄫人無後故以莒
公子爲後今毛氏既後兄弟之子矣而復後外孫是亦不可
以已乎爲人後者爲之子莒公子之後鄫也爲外之子者也今
毛氏獨撫廣之爲孫使廣之無所後之禰而有所後之祖殆
再亂其系也是不可以已乎吾故曰非莒鄫類也徐氏乾學
讀禮通考按汪氏云鄫無後而以莒之子爲後鄫未嘗無後
也公羊傳明言鄫世子巫是鄫之前夫人莒女所生鄫更娶

後夫人子莒而無子有女還子莒爲夫人生公子鄫子愛後夫人故立其外孫據此則鄫已先立世子巫後舍巫而立外孫也知其先立巫者襄五年經文稱鄫世子巫而左氏謂之大子巫是以知其立巫爲後必告於大國者也舍衆著之適長而暱於牀第之情迎異姓以爲後其事蓋自古未聞考之三傳注疏略有同異意者其別有故而傳之或謂與今仍以公穀之辭推之其罪實抒於貫充違遠矣先王之制禮也宗無後者爲之置後今鄫本有後也而反立異姓以爲後何爲而不滅亡與案律乞養異姓義子以亂宗族者杖六十若以子與異姓人爲嗣者罪同其子歸宗此乞養異姓子亦言無後者耳若鄫莒之事又律文所不載當從重科者也按陸劉之說不議春秋抑鄫失下之義故如彼解

○注不月至兵滅

○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又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皆月此不月故解之舊疏云以此言之卽知僖二年晉滅下陽僖十年狄滅溫之屬皆蒙上月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彼注云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小國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何氏云不月者略夷狄滅徵國也以此言之則知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文五年秋楚人滅六之屬亦是略之故也其衞侯燬滅邢楚子滅蕭蔡歸姓滅沈之屬皆常文自釋不勞備說按紀梁傳亦曰非滅也注非以兵滅又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與此同

冬叔孫豹如邾婁

季孫宿如晉〔疏〕通義云宿行父之子也喪父未練而有位於朝見法而已國語作夙鄭氏檀弓注引世本云行父生夙宿古文夙字

奉使於國喪世之事不可勝譏故從武氏子一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疏〕杜云萊國東萊黃縣大事表云今登州府黃縣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元和郡縣志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史記封禪書齊之八祠六曰月主祠萊山此萊國之所都也

曷爲不言萊君出奔〔注〕據譚子言奔〔疏〕注據譚子言奔○即莊十年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是也通義云諸言奔者皆責以不死位可知矣曲禮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按凡書以歸殺之或書以歸從可知也

國滅君死之正也〔注〕以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爲重〔疏〕禮記曲禮云國君死社稷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正義引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曰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氏說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是有去國之義也許慎謹案易曰保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鄭不駮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繁露竹

林云夫冒大辱以生其情無樂故賢人不爲也而衆人疑焉
春秋以爲人不知義而疑之也故示之以義曰國滅君死之
正也正也者正於天之爲人性命也天之爲人性命使行仁
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苟爲生苟爲利而已按孟子梁惠王
下孟子告滕文公曰絫斯池焉築斯城焉與民守之效死而
民弗去又云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往士
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己所能專爲至死不可去
也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
擇而去之也則公羊之說正左氏之說權也禮記禮運云故
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往變當爲辯
辯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患謂見圍人故詩大明正
義云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
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皆避難遷徙者禮
之所言爲國正法公劉太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
末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偁也稱其輕重度
其利害而爲之公劉遭變人之亂而破迫逐者顚戀驅宇或
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人戎狄也大工爲狄所攻必求土地
不得其地則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文棄戎狄
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肆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
寶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按春秋時國滅君
逃不可以公劉太王律公劉大王居岐居邠雖云播還宗社
仍存是亡猶不亡也春秋閔既滅亡宗祀卽斬徙爲寓公全

生忍辱故示之以正曰國滅君死也舍此無他義也亦無所為權也疏子告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章語為正其引太王事不過廣為讐說而終歸於效死勿去爾戰國擾攘滕文史向何處遷徙哉○注明國當存○正以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新王與滅國故當存也○注不書至為重○孟子盡心下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故以滅同為重也舊疏云欲決定四年蔡公孫歸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文也彼注云舉國滅為重書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是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四終

邵文孫同康參校

子攸棻校字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五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襄七年盡十二年

七年春郯子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

城費疏水經注沂水篇沂水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地理志東海之屬縣也爲魯季孫之邑按漢書地理志東海費下云故魯季氏邑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螺注先是郯小邾婁子來朝有賓主之賦加以城費季孫宿如衛煩擾之應疏注先是至之應○並見上賓主之賦者禮聘禮周禮掌客職禮記聘義所載禾

未翦薪牟箴之屬是也五行志中之下襄公七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襄興師救陳滕子郯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疏〕包氏慎言云九年閏七月後已盈然經書冬十月壬戌爲十月之廿二日前有閏則此爲九月日非十月日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于鄬〔疏〕釋文鄬字林九吹反說文自部鄬鄭地阪引春秋傳曰將會鄭伯于鄬

鄭伯髡原如會〔疏〕唐石經作髡原釋文髡原左氏作髡頑舊疏本作髡頑解云正本作頑字一本作原非也校勘記云疏文所據之本較之釋文多得其正按頑从元聲與原同部段借字讀書叢錄史記鄭世家索隱引左傳作髡原是左氏作髡原此傳作髡頑故疏云一本作原字非也今本是後人據釋文改之然則一本葢據左氏以改公羊也

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有丙戌月之十七日時葢閏十二月故十二月有丙戌也釋文云左氏作鄵按說文無鄵字古祇借用操字後世去手加邑此與穀梁作操猶是古字也釋文操一音七南

反盧云古喿與參往往易混此音七南必本有作摻字者

操者何鄭之邑也疏杜云鄭地穀梁傳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亦以操為鄭地路史國名紀引盟會圖疏云鄭侯國在慈州州鄭伯卒處按慈州今山西吉州疑迂遠

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注據陳侯鮑卒不地疏注據陳至不地○郎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是也彼傳云曷為以二日卒之怴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明卒於封內也彼不地故據以難宣九年晉侯黑臀卒于扈傳亦云諸侯卒其封內不地彼以卒于會故地與此殊

隱之也何隱爾弒也疏通義云隱公以不地見隱此以地見隱者內恆常地則不地為變外諸侯卒常不地則錄地為變各從變例以起問發微不拘一轍也釋文作殺也音試

孰弒之其大夫弒之疏左傳云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鄭世家云子駟使廚人藥殺釐公

曷為不言其大夫弒之注據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書疏注據鄭至夷書○見宣四年

為中國諱也疏繁露王道云鄭伯髡原卒于會諱弒痛强臣專君君不得為善也不書弒葢兼二義一為中國諱一為鄭伯棄蠻夷卽中國而

見弑故深隱之也 曷爲爲中國諱〔注〕据歸生弑君不爲中國諱〔疏〕注据歸至國諱○仍本上据以難 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疏〕唐石經諸本同昭十二年疏引作鄭伯不可無曰字 其大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注〕据城虎牢事〔疏〕昭十二年疏引此傳作即伐我喪○注据城虎牢事○上二年遂城虎牢傳云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也彼以二年六月鄭伯睔卒冬即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取虎牢伐喪明矣 以中國爲疆則不若楚〔注〕言楚屬圍陳不能救〔疏〕注言楚至能救○即上楚公子貞帥師圍陳不見諸侯救文是也 於是弑之〔注〕禍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若自卒〔疏〕穀梁傳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說苑尊賢云鄭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爲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于臣者不先得賢也與公穀義皆異 鄭伯髡原何以名〔注〕据陳侯如會不名〔疏〕注据陳至不名○即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以下于踐土陳侯如會是也 傷而反未至乎舍

而卒也〔注〕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尚往辭知未至舍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穀梁傳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是因卒故名與陳侯與也○注舍昨至處也○正以傳云傷而反故知昨日所舍止處也通義云必知未至乎舍者傳窮經意名鄭伯于上書卒于下文連而辭急明是尚在道辭若至舍乃卒辭閒既緩卽不得須名也○注以操至反也○校勘記云鄂本定作或此誤按紹熙本亦作鄭未出竟故知傷而反也○注未見至舍也○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致其志也故未見爲往辭舊疏云凡言未見者有欲見之理知當往辭若其赴還至舍便絕未見之意經不應得言未見故如此解○注古者保辜○九經古義云史游急就章疻痏保辜謕呼號師古曰保辜者各隨其狀輕重令毆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致死則坐重辜也漢書功臣表云昌武侯單德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然則保辜以二旬爲限歟以平人言之限內當以殺人論之漢律所云殺人者刑是也限外當以傷人論之漢律所云傷人抵

罪是也服虔曰抵罪者隨輕重制法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罪名不可豫定故漢律又云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是輕重制刑之義也按唐律鬬訟篇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及破骨者五十日今律唯手足傷亦二十日爲異○注諸侯至死也○穀梁傳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其以如會卒也是其義也○注君親至論之○莊三十二年傳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故據以難舊疏云其弑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其身斬皆而已罪不累家漢律有其事然則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事故知然也解詁箋云保辜不得施于君親傷君弑君誅無輕重彙纂子曰取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得之按劉氏之說甚正然古今律各少殊唐律有毆詈祖父母父母條毆者斬傷者徒無謀殺文蓋謀亦止斬矣今律謀殺祖父母父母已行者斬決不問傷否已殺者凌遲皆無弑君傷君律應具於謀反大逆中矣唐律謀反及大逆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下皆絞十五以及母女妻妾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貲財田宅並沒官伯叔父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蓋自何氏所謂其身梟首其家籍執也無傷律蓋傷亦同罪此與漢律殊者也疏議人君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齊明上祇寶命下臨率土而有發豎凶徒謀危社稷始興狂計其事未行將

而必誅即同眞反是也何氏分別辜內外殺傷者唐律云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後世保辜律止用於鬭殺雖凡人謀故亦不用此律與唐律注餘條毆傷及殺傷各準此又不同矣

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注）鄭伯欲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弒故養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之心（疏）舊疏云上陳侯如會袁僑如會之輩皆是至會今鄭伯既言未見諸侯而言如會故據未見而難之○注鄭伯至之心○校勘記出故養遂而致之云監毛本同誤也鄂本閩本遂作遂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養遂繁露觀德云鄭僖公方來會我而道殺春秋致其意謂之如會穀梁傳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又曰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注引邵曰以其臣欲從楚故謂夷狄之民不欲使夷狄之臣得弒中國之君故去弒而言卒使若正卒然是也是即所以達賢者之心也即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之義

陳侯逃歸（注）起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恩痛自疾之心於是懼然後逃歸故書以刺中國之無義加逃者抑陳

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不當背也疏注起鄭伯無義○穀梁注云鄭伯欲從中國而罷其凶虐諸侯莫肯討心於是懼而去之蓋用何義剌中國無義者上傳云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注歟由中國無義故深諱是也蓋與上五年書戍陳義同○注加逃至背也○繁露觀德云操之會陳去我謂之逃歸按操當作鄵穀梁傳曰以其言侯故逃之也注背華即夷故書逃以抑之孔子曰見論語八佾篇今本有也字論衡問孔篇劉逵三都賦注詩苕之華疏引論語皆無也字與此同論衡云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其說論語義與何同論語包注諸夏中國亡無也亦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不若中國雖偶無君而禮義不廢也故抑陳棄華即夷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注月者起鄵之會鄭伯以弑陳侯逃歸公獨修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疏注月者至錄之○正以朝例時故也釋文弑作殺音試通義云月者正月也上鄵之會不致疑公未返闕遂自殺如晉與按公修禮大國書月善之與僖十年十五年兩書公如齊之屬同

夏葬鄭僖公

賊未討何以書葬（疏）隱十一年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故据難之（注）爲中國諱也（注）探順事上使若無賊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足也（疏）注探順至賊然○校勘記云探順事上鄂本作上事按紹熙本作上事仍順不書大夫弒之義故若無賊然也通義云黃道周曰鄭成公不葬猶之蔡繆公也蔡侯肸鄭伯髡皆以從楚不葬鄭僖公之卒弒也子駟未討而書葬何也志正也書弒而又不討賊則不得書葬書卒而又不書葬則無以異于鄭成公父子異志而春秋異義故春秋權也量物之輕重而爲之衡者是也○注不月至足也○舊疏云正以卒日葬月大國之例今鄭爲大國不月故如此解本爲中國諱故書葬非正例也故仍去月以起之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疏）舊疏云穀梁作公子濕毛本濕作溼彼釋文云公子濕本又作隰又音燮按古燮濕溼音義通

此侵也其言獲何（注）据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乃言獲也（疏）

注据宋至獲也○宣二年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是也舊疏云公羊之義以爲物者曰侵故如此解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注時適遇值其不備獲得之易不言取之者封內兵不書嫌如子糾取一人故言獲起有兵也又將兵禦雖不明候伺雖不戰鬭嘗坐獲疏穀梁傳人敬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疏引徐邈云公子病不任爲將帥故獲之與公羊義近蓋因病故適得之也○注時適至之易○舊疏云春秋之義取爲易辭故隱十年鄭伯伐取之傳云其言伐取之何易也者是此傳言適得之即是易之甚者○注不言至兵也○舊疏云所以不言取之者其人是時將兵拒鄭但未至鬭戰封內之兵例所不書既不得書有蔡師若言鄭人侵蔡取公子燮則嫌如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然但取一人而已故言獲起其文是時亦將兵來也其封內兵不書定八年傳公斂處父帥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齊人取子糾事見莊九年校勘記云糾鄂本同閩監毛本糾作糾按糾然本亦作糾○注又將至坐獲○校勘記云不明何候鬭監毛本作候何注及釋文同傳三年徐人取舒注取者猶無守禦之備明公子燮之獲實取也昭二十三年獲陳夏齧傳大夫生死皆曰獲宣二年獲宋華元注復出宋者非

御悪華元明恥辱及宋國令蔡公子燮不明伺候致令見獲故書獲以坐罪明守禦不足恥及乎國禮記射義所謂賁軍之將又檀弓所謂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是也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疏】穀梁傳見魯之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時公在晉故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注】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不恤民之應【疏】注由城至之應○城費見上七年公比出會謂五年冬公會晉侯以下救陳七年冬十二月公會晉侯以下于鄬是也如晉者即上正月公如晉莒人伐我即上莒人伐我東鄙是也五行志中之上八年九月大雩時作三軍季氏盛猋劉歆說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匄來聘

九年春宋火疏釋文二傳作災

曷爲或言災或言火疏襄三十年宋災之屬是或言災也或曰火者此經是也舊疏數莊二十年齊大災按彼傳云大災者大瘠也非火災也大者曰災小者曰火注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災者離本辭故可以見火疏左氏宣十六年傳以爲人火曰火天火曰災何意以春秋之義不記人火火者皆是天害但害及於大則爲災害及於小則言火以春秋重於天道略於人事人火之難無足記也所謂畏天命是也○注大者至小矣○正以正寢者路寢夫人所正寢皆是故宋災伯姬逆火死書災也社稷宗廟者宣十六年成周宣謝災成三年新宮災哀三年桓宮僖宮災又四年蒲社災是也朝廷者天子諸侯皆三朝在庫門外者爲外朝在雉門內者曰治朝在路門內曰燕朝釋名釋宮室云廷停也人所停集之處說文廴部廷朝中也春秋不見朝廷災事因亦物之大者連道之耳蓋非此者皆小矣○注災者至見火○校勘記出故可以見火云諸本同浦鏜云大誤火按解云災者害物之名故可以見其大於火也浦校是按盧校本

亦作大舊疏云木實是火而謂之災離其木體故曰離木辭**然則內何以不言火**注據西宮災不言火疏注據西至言火○僖二十年書西宮災是也彼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彼注云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以其非正寢社稷宗廟朝廷故謂之小而彼言災故據以難舊疏云桓十四年御廩災亦應是小所以不據之者以其御用於宗廟之物於小義不强言假西宮為小寢內室乎是也**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注春秋以內為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疏通義云甚痛內有災變雖小有火如大災也檀弓稱新宮火三日哭盖不備春秋文如是今經云新宮災足知內不言火者君子之新意矣○注春秋至有災○何義以甚之者先自克責較孔義為長亦先正已後正人之義論語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也**何以書記災也**疏五行志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以為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為司城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畜水潦積土塗繕守備表火道儲正徒郊保之民使奔火所又飭眾官各慎其職晉侯問之問士弱曰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入火是故咮為鶉火心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

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咮之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也相土商祖契之曾孫代閼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亂君亡家大不譴告故不可必也經義雜記云漢志所引說曰蓋秦漢相傳之左氏傳義可以補正後儒之說學者寶之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注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疏莊十二年秋宋大水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据部移不書此與彼同舊疏又云春秋之義許內而略外是以外災例不錄而書者皆善文又皆有傳釋不勞備救也按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疏引徐邈說云春秋王魯以爲公爲後王以宋爲故是亦以爲王者之後記災也經義雜記云公穀以宋爲王者後故志之傳穀梁傳故宋也謂以宋故志之也即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傳曰此何故以書王者之後也之例以其爲聖人之後先世嘗有天下故特詳之不與他國同而范氏謂孔子之先宋人故志之是春秋之書凡于爲一已作矣徐仙民謂春秋王魯故以宋爲故

此用何邵公舊說皆非本傳旨也按臧氏說穀梁故宋爲以宋故志之亦未見然穀梁三統之義亦僅見此傳注○注是時至之應○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災樂器藏焉爾注宣王中興所作樂器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是也是周樂已毀也此宋復災故爲先聖法度浸遂不用之應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疏包氏愼言云五月書辛酉月之三十日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疏包氏愼言云八月書癸未月之二十三日左氏穀梁繆作穆音義同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注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伐鄭故奪臣子辭疏包氏愼言云十二月書己亥十二月無己亥十一月之十一日通義云伐而言同盟者著鄭與盟也同盟日者著鄭叛盟杜云

戲鄭地范同○注事連至子辭○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此若止盟戲可不致既連伐言無論得意與否皆須致此不致故解之然此書致者皆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公母喪未除期親自用兵故不與臣子喜辭也公羊以繆姜爲成公夫人於襄公爲適母服尤重今背喪用兵責之尤重故奪臣子辭也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疏）杜云柤楚地左傳校勘記惠棟云柤是宋地非楚地也晉楚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必無是理也按京相璠云柤宋地今彭城偪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故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於沭謂之柤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誤或以昭六年注柤鄭地當之其說更非齊氏召南云此時楚地恐尚不及淮北若果係楚地皆宋諸國安得會于此杜云楚地由後溯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傳陽有柤水即此柤也前志楚國傳陽故偪陽國是柤即近偪陽之地既會于柤即滅偪陽耳偪陽故城今在嶧縣南柤即嶧縣泇口也大事表云今山東兗州府嶧縣東南有泇口城即今泇河入承水之泇口又汪氏克寬曰偪陽國及

柤地皆在沛縣蕃地相接云水經注沭水篇沭水故瀆自下
偃東南逕司吾城東又東南歷柤口城中柤水出於楚之柤
也春秋公與晉及諸侯會吳于柤京相璠曰宋地今彭城偪
陽縣西北有相水溝去偪陽八十里東南流逕偪陽故城東
北郡國志曰偪陽有柤水柤水西南流於沂而注於沭謂之
柤口城得其名矣又淮水篇漁水又東逕鄫縣故城南春秋
襄十年公會諸侯及齊世子光于鄫今其地鄫聚是也王莽
之鄫治矣按古文柤作鄗應劭讀作䣙漢地志沛郡鄫縣注
鄫水作鄗也釋例云柤柤地闕或曰彭城傅陽縣西北有相水
溝譙國酇縣西南有柤亭譙郡鄫縣治酇鄉皆去鍾離五百
餘里非諸侯六日載會所至也或曰汝南安城縣西南有鍾
離亭西北縣北有柤亭去偪陽近千里又非自會九日之所
能滅國皆非也酈元曰沭水又東南歷柤口城中柤水出於
楚之柤地東南流逕傅陽縣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偪陽國
也按釋例或曰即京相璠土地名說也繁露觀德云吳俱夷
狄也柤之會獨先內之為其與我同姓也按此書法與鍾離
同彼為殊吳此為內
之未詳董君何義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疏）包氏慎言云五月書甲午月之九日
時於五月後方置閏也舊疏云左氏
經作偪字音夫目反一音逼近之逼而南州人云道仍有偪
陽之類如逼近之逼矣左氏音義偪陽徐甫目反又彼力反

本或作逼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按左氏經當本作福陽穀梁作傅陽按此釋文偪音福福傅一音之轉九經古義云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从彼力反者非也原注漢書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傅陽棟按古福字亦讀作副豫州從事尹宙碑云位不福德是也傳古本數字今亦讀作副又地理志下楚國傅陽故偪陽國莽曰輔陽師古曰偪音福左氏所云偪陽妘姓者也後漢書陶謙傳曹操擊謙破彭城傅陽注縣名屬彭城國本春秋時偪陽國也楚宣王滅宋改曰傅陽續漢書郡國志彭城國傅陽有相水注左傳襄十年滅偪陽杜預曰即此縣也水經注沭水篇引作偪陽又作傅陽左傳校勘記徐仙民音甫目反惠云徐音是也古今人表有偪陽子按注云妘姓師古曰即偪陽也郡國志注引經文亦作偪陽並音之轉大事表云杜注彭城傅陽今江南徐州府沛縣北山東兖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吳晉往來之要道也水經注沭水篇相水逕偪陽故城東北地理志曰故偪陽國也春秋襄十年會于柤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滅之偪陽妘姓也漢以為縣方與紀要偪陽城在兖州府嶧縣南五十里城內有相水渚口戍在縣東南相渚同音側加反嵇郎今之浙口

公至自會（注）滅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反遂為不仁開道彊夷滅中國中國之禍連蔓日及故疾錄之滅比于取

邑例不當書致書致者深諱若公與上會不與下滅疏注滅日至錄之○正以滅例月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也今書日故解之開道淮夷滅中國者舊疏以為昭八年楚師滅陳十一年楚師滅蔡三十年吳滅徐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之屬皆是蠻夷迭害諸夏故言連蔓日及是以變例書日疾而錄之按楚滅中國已久不必至此始嗣似當斥吳言也通義云晉悼圖復文襄之業而不義滅小國故疾錄之是也○注滅者至書致○校勘記出不當書者云鄂本當作致此誤僖三十三年公伐邾取叢注取邑不致者得意可知正以主書致者別其得意與否莊六年傳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是也若取邑皆得意無為書致滅國得意可知亦不當書致矣○注書致至下滅○校勘記云鄂本深諱下有使字此脫按正義本有使字按紹熙本亦有正以致以會書所以深諱公之與滅也穀梁傳曰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何意為內諱即此義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注不言其大夫者降從盜故與盜同文疏釋文斐左氏作騑上九年左傳公子騑杜注子駟詩秦風小戎騏騮是驂箋云驂兩騑也正義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騑故云中中服驂兩騑也春秋時鄭有公子騑字子駟是有騑乃成駟也古名字必相配騑爲正字斐其叚借也○注不言至同文○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是大夫相殺稱人故下稱其大夫此不然故解之君殺大夫則稱國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也此爲士殺其大夫故言盜文十六年傳大夫弒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云賤者謂士也士正自當稱人又云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降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是也僖疏云士正自當稱人宜言鄭人殺其大夫某甲今不言其大夫者正以士既降從盜故與盜同文也盜以士既降從盜文則所殺者亦近盜故絕去大夫稱矣是以哀四年盜弒蔡侯中傳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謂罪人也注罪人者未加刑也蔡侯近罪人卒逢其禍故爲人君深戒不言其君

者方當刑放之與刑人義同然則盜弒蔡侯申不言其君故此亦不得言其大夫特彼不言其君者爲刑人所北不常厥居故不繫國君臣義盡故去其君以見義此不言其大夫則與賤盜同文故也通義云裴鄭大夫子駟發子國輒子耳也不言殺鄭大夫者裴弒僖公本以不欲從晉故而入年楚伐鄭左傳言時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則發輒與裴同謀盜亦與聞乎弒者也前弒君末明故於此特貶去大夫以罪之甚爲精洽蓋至與盜同文不僅絕去大夫所以誅亂臣賊子者至矣

戍鄭虎牢

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注〕剌諸侯既取虎牢以爲蕃蔽不能雖然同心安附之〔疏〕舊疏云五年戍陳之下已有傳而復發者蓋嫌國邑不同故也○注剌諸至附之○取虎牢事見上二年彼經云遂城虎牢傳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是也五年戍陳注云陳坐欲與中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雖然同心救之乃解息前後至故不序以剌中國之無信此爲剌中國不能同心安附之與彼義同諸侯已取之

矣曷爲繫之鄭〔注〕據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本杞之邑不繫于
杞〔疏〕注據莒至于杞○即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
奔是也本杞之邑者隱四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
也
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注〕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
其以拒楚爾無主有之者故不當坐取邑故反繫之鄭見其
意也所以見之者上諱伐喪不言取今刺戍之舒緩嫌於義
反故正之云爾〔疏〕注諸侯至意也○正以上二年傳云取之
也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諱也雖爲中國
諱亦宜坐取邑惟諸侯皆不有則無主名仍宜繫鄭以見義
故此解之也穀梁傳曰其日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謂二年
鄭去楚從中國故城虎牢不言鄭使與中國無異自爾以來
數反覆無從善之意故繫之於鄭決鄭而棄外與公羊義異
其云二年去楚諸侯始城虎牢亦與左傳公羊情事不合○
注所以至云爾○上二年傳云取之曷爲不言取之爲中國
諱也曷爲爲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上諱伐喪不言取事也上
既諱取此復責戍之舒緩則與義反故特繫之鄭明無主有
見上之取本中國無利虎牢之心特城
以拒楚故不當坐取邑於義仍正也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三軍者何三卿也（注）爲軍置三卿官也卿大夫爵號大同小異方據上鄉道中下故總言三卿（疏）通義云軍將皆命卿故以三卿解之舊疏云公羊以爲王官之伯宜半天子乃有三軍皆爲州牧但合二軍司徒司空將之而已今更益司馬之軍添滿三軍是以書而譏之曰作三軍是以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是其一隅也何氏之意以軍與師得爲通稱而臨時名耳是以或言軍或言師不必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也○注爲軍至官也○舊疏云魯人前此止置司徒司空以爲將下各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省並總監而已故但有一小卿輔之今更置中軍司馬將之亦置二小卿輔助其政故曰爲軍置三卿官也公羊禮說云周禮之制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詩整我六師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之見於經者也白虎通次國二軍昭五年舍中軍傳復古也是也左氏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此小國一

軍之見於傳者也魯是次國唯有三卿五大夫司空司徒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以其事省蓋總監之而已襄公委任彊臣乃作中卿以益司馬官踰王制矣魯語季武于爲三軍叔孫昭子曰不可又日令我小侯也則魯本二軍可知問者曰魯頌公徒三萬鄭箋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是魯僖本有三軍也曰非也鄭以此頌美僖公故以三萬爲三軍若云舉大數則三萬七千五百人大數可爲四萬又不當言三萬矣言三萬者其爲二萬五千人可知故鄭答臨碩云魯頌公徒三萬是二軍之大數也則魯本無三鄭有何疑焉按鄭氏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係古周禮說依何氏則隱五年注云二千五百人以上也禮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劉氏逢祿公羊議禮制軍制云提封萬井車賦千乘其大數也三分去一定受出六萬夫則六千井也十井八十家賦長轂一乘則實賦六百乘以爵頌司馬法言之每乘三十人則徒萬八千人不足二單故穀梁傳日古者諸侯一軍何休云諸侯一師益謂遺之卒五分而去其一也其乘數則百有二十蓊亦以意言耳○注卿大至小異○書疏云卿大夫皆是爵號總而言之皆曰卿大夫別而異之乃貴者曰卿賤者曰大夫耳如此注者欲道一卿二大夫所以總名三卿之意也○注方據至三卿○舊疏云卿與大夫析而言之其實有異而皆謂之卿者方據上卿言其中下者遂得卿稱故得通言三卿

矣其二小卿謂之中下者蓋二者相對有尊卑若似大司馬序官云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軍司馬下大夫然公羊禮說云經何以言三軍而傳云三軍者何三卿也曰甘誓曰乃召六卿注云六卿者六軍之將古之軍將皆命卿今魯作三軍必先添立司馬以下之卿故傳云三卿足成經文非故相左也是即中下亦謂卿之意也禮說又云趙匡曰魯卿素已有四五不止三也公羊此說適足令學者疑繆按趙說非也三卿爲三軍之將魯師素有四五然則魯軍亦四五乎昭十年經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陳氏傳頁曰舍中軍矣曷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弓爲意如貳也陳氏此說足破趙匡之謬解不得藉口於卿有四五矣

作三軍何以書注欲問作多書乎作少書乎故復全舉句以問之〈疏〉注欲問至問之○舊疏云欲道所以不直言何以書而舉作三軍者弟子之意欲問春秋之義書其作三軍者爲是嫌其作軍大多而書乎爲是嫌其大少而書乎故復全舉經文一句軍之頭數問之若直言何以書但問主書無以見其數故言此也

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注〉說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

士相下卿足以爲治襄公委任强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軍職不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言軍者本以軍數置之月者重錄之〔疏〕注說古至官數○舊疏云言古者司馬一官但上卿一人下卿一人上士一人下士一人而已所以爾者以其事省不作軍將故也通義云座主姚大夫曰治國則謂之卿在軍旅則謂之士卿而有軍行者稱卿士是也諸侯之國得有二卿二軍而已上卿將上軍則曰上士下卿將下軍則曰下士盧森謂古者言晉初時也詩稱天子六軍其車三千晉頌則曰公車千乘明五百乘爲軍千乘者二軍之賦也僖公之時猶未有中軍今始作之矣按卿亦可稱士其分在國在軍別無所見禮喪服公士大夫之衆臣亦在軍旅者乎軍五百乘亦非何氏義○注古者至爲治○繁露爵國云春秋曰作三軍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比四等小國之大夫與次國下卿同次國大夫與大國下卿同大國下大夫與天子下士同二十四等祿入有差大功德者受大爵土功德小者受小爵土大材者執大官位小材者受小官位如其能宣治之至也故萬人者曰英千人者曰俊百人者曰傑十人者曰豪豪傑俊英不相陵故治天下如視諸掌上是亦以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爲四等也繁露又曰諸侯大

因附入其一軍以奉公家也然諸經皆言三軍無云四軍者淩先生曙繁露注云小司徒注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于王古者計夫出稅有稅則有夫以其奉公家也故不言四軍而言三軍其實暗中有一軍也義或然也繁露又云以井田准數之方里而一井一井而九百畝而立口方里八家百畝以食五口上農夫耕百畝食九口次八人次七人次六人次五人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方里而二十四口方里者十得二百四十口方十里為方百里者百得二千四百口方百里為方里者萬得二十四萬口法三分而除其一城地郭邑屋室閭巷街路市宮府園囿萎圃臺沼椽采得良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則各五萬三千三百三十三口為大口口軍三此公侯也天子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亦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百里者六十六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千六百萬口九分之各得百七十七萬七千七百七十七口為京口軍九三京口軍以奉王家又云故公侯方百里三分除一定得田方十里者六十六與方里六十六定率得十六萬口三分之為大國口軍三而立大國又云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亦有五通大夫立上下士上卿位比天子之元士今八百石下卿六百石上士四百石下士三百石又云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士史各五人通大夫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此公侯之制也公侯賢者為州方伯錫斧鉞置

虎賁百人故伯七十里七七四十九三分除其一定得田方十里者百二十八與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十萬九千二百一十二口為次國口軍三而立次國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位比大國之下卿今六百石下卿四百石上士三百石下士二百石三卿九大夫上士史各五人下上史五人通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卿臣二人故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為方十里者六十六定率得四萬口為小國口軍三而立小國按四萬疑誤又云三卿九大夫二十七上士八十一下士與五通大夫五上士十五下士其上卿比次國之下卿今四百石下卿三百石上士二百石下士一百石三卿九大夫上下史各五人士各五人通大夫上下史亦各五人卿臣三人三人亦疑誤大國次國止二人小國不應轉多也又云此周制也按繁譌文多錯誤大率以天子諸侯皆卿大夫上士下士四等彼之卿郎此之上卿彼之大夫郎此之下卿與周官所載周制不合蓋仍春秋家說時古周禮說尚未盛行故也何氏以此古者為古制司馬官數而下備詳司徒司空之制則司徒司空亦止有上卿下卿上士下士第官數不同耳白虎通封公侯云諸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下天子禮記疏引三禮義宗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為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也司馬以下以其事省故立一人為小司馬兼

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與何氏義合明堂位疏亦云爵是諸侯唯有三卿五大夫引公羊說司徒司空之下各有二小卿司馬之下一小卿是三卿五大夫也亦與黃生三卿九大夫義殊師傳各異不必強同也何注統名卿分上下王制則統名大夫亦分上大夫卿下大夫其士則王制有三等彼云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鄰注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蓋漢儒雜采周秦官制爲說不能畫一也○注襄公至議之○舊疏云襄公委任強臣者謂三家季孫宿之徒也國家內亂者下十二年遂入運之屬是也左氏傳云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正義引膏肓云作三軍左氏說云斷公室休以爲與舍中軍義同於義左氏爲短鄭康成箴云左氏傳云作三軍三分公室各有其一謂三家卿專兵甲卑公室云左氏說者尊公室失左氏意遠矣劉氏許門何氏所見左氏說以舍中軍爲卑公室出於季氏一人之私杜洩以叔孫穆子之意折之則作三軍必以尊國制爲名也且左氏自記事實春秋假以明侯國軍制耳蓋襄公委任強臣故季武有三軍之作實爲卑弱公室然不得不假尊國制爲名劉氏之說是也王制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與白虎通合然則諸侯正制當大國三卿次國二卿小國一卿爵於春秋不得爲大國當止二命卿

故有司徒司空耳今襄公復立司馬必與司徒司空並職司馬之下小司馬之上又增一中卿亦與司徒司空之屬等是踰乎先王舊制矣穀梁傳曰作三軍非正也是以譏之也鄂本強作彊共作恭紹熙本亦作彊○注言軍至置之○舊疏云言本所以置中卿官者正欲合助司馬爲軍將將三軍故曰本以軍數置之按魯於成迄之世不止三卿而軍仍二軍故舊制有事分將此蓋三家欲各專一軍增作三軍因於司馬下增置官屬與司徒司空則將故經以作三軍書也○注月者重錄之○舊疏云此事無例不可相決但言重失禮故詳言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注成公下文不致此致者襄公但不免牲爾不怨懟無所起疏注成公下文不致○鄂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下云五月公會晉侯以下伐鄭注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故不免牲不但不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是也○注此致至所起○此致者即下文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又云公至自伐鄭是也按等乃不郊則等不免牲耳何氏謂成公怨懟或別有所見與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書己未月之十一日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九經古義云棟按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之京城大叔是也亳城無考此傳爲之訛當從公穀爲正春秋異文箋云亳是宋地去鄭迂遠經文上書伐鄭下書同盟同盟之地當屬鄭邑公穀及服氏皆作京城北於義爲得作亳者字之訛按說文亳从高省乇聲京亦从高省象高形篆文相似故易混大事表云當在今河南府偃師縣西二十里仍依遵杜氏作亳之說耳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疏〕杜云蕭魚鄭地

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注〕据伐鄭常難今有詳錄之文

〔疏〕注据伐至之文○舊疏云謂以上伐鄭多以伐致作不得意之文故曰常難言今有詳錄之文者謂錄其會蕭魚并下文公至自會之屬也與前經異故難之

蓋鄭與會爾〔注〕中國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爲重

〔疏〕左傳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繁露隨本消息云先楚子審卒之三年鄭服蕭魚謂此○注中國至爲重○舊疏云即上九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戲一也十年秋公會晉侯以下伐鄭二也冬戍鄭虎牢三也今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盟于京城北四也通此則五矣故曰三年之中五起兵耳至是乃服者非直鄭人與會下文公以會致亦是其服文矣云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者謂鄭之遂服不復伐之至昭公之時楚滅陳蔡縣夷内侵乃是諸夏之患也上十年左傳云晉侯歸謀所以息民又曰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故無干戈之患也注云三駕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范云鄭與會而服中

國喜之故以會致亦得鄭爲重之意也

公至自會疏春秋之例得意致會故上注云鄭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患二十餘年也穀梁傳公至自會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疏穀梁作良宵按公羊左傳釋文皆不云穀梁作宵蓋誤字穀梁傳曰行人者挈國之辭也蓋言非其罪也

冬秦人伐晉注爲楚救鄭疏注爲楚救鄭○左傳云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按此不例何氏注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疏校勘記云三月唐石經鄂本閩本同監毛本三誤正穀梁台作邰杜云琅邪費縣南有台亭穀梁釋文邰本作台詩生民即有邰家室詩攷引白虎通作邰有台家室吳越春秋吳太伯傳后稷其母台氏之女姜嫄邰正字台叚借也大事表云在今沂州府費縣東南一統志台亭在沂州府費縣南差繆略云邰左氏皆作台今公羊石經及注疏本亦作台

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注〕外取邑有嘉惡當書不直言取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楚伐鄭不救卒為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荊以彊兵革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諱而言圍以起之月者加責之〔疏〕孔氏音義嘉平石經云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通義云凡以兵取內邑者悉諱言圍也按伐而言圍者此及下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十七年齊侯伐我北鄙圍洮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之屬是也○注外取至信也○楊疏云凡外取得邑有所嘉有所惡皆當書昭二十五年冬齊人取運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注為公取運以居公善其變內故書之是其有嘉而書也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弒子赤之賂也是其有惡而書也今亦有所惡所以不直言取邑而言圍者深恥中國之無信故也意謂蕭魚同會魯曾不踰時莒即犯魯魯不能治故書圍不書取以深惡之也○注前九至亟作○鄭本弱作彊前九年書公會

晉侯以下伐鄭即書同盟于戲明得鄭故下書楚子伐鄭也十年夏楚公子貞鄭公孫輒伐宋明鄭叉背中國即楚然上無救鄭文知楚子伐鄭諸侯不救也兵革亟作即上十一年注三年之中五起兵是也○注蕭魚至最難○舊疏云正以三年之中五起兵然後得之直會于蕭魚鄭人與會而已經無同盟之文故知服鄭最難矣○注不務至起之○復相貪犯謂此也傳疏六不直言取而諱之言圍作無所嘉惡之文者欲以起禍深不可言故也是也○月者加責之○欲決下文十七年圍洮圍防不書月故也矣年秋會于蕭魚始服鄭今年春莒即伐我圍台故特月以加責所以疾始也故下十五年圍成亦不月也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注入運者討叛也封內兵書者為遂舉討叛惡遂者得而不取與不討同故言入起其事疏左氏穀梁運作鄆穀梁台作部水經注十三州記曰魯有兩鄆昭公所居者為西鄆在東平莒魯所爭為東鄆按東鄆在今沂水縣北○注入運者討叛也○昭元年取運傳運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為內諱故書取以起之是運為內邑常叛者蓋為近莒之故今季孫入之故知討叛○注封內至遂舉○春秋之義封內兵不書定八

年公斂處父帥兵而至不書是也今書救台與入運者爲惡季孫之遂也穀梁傳曰遂繼事也受命而救部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是也○注討叛至其事○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遂及齊侯宋公盟傳大夫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則此討叛理不合惡今書遂以惡故解之隱二年莒人入向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此亦書入知亦得而不取得而不取與不討同故惡之也傳疏云下注云季孫宿遂取運以自益其邑然則此言得而不取者謂得運不取以入國家耳非謂全不取也言故書人以起其事者以起其不取運以入國家之事也申釋注意甚明

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注）時公微弱政教不行故季孫宿遂取鄆而自益其邑（疏）傳疏云大夫無遂事云云莊十九年公子結之下已發此傳今此復言之者嫌討叛不惡遂故明之通義云莒已取台救之無及故遂入莒邑以報之然何氏云封內兵書則不以運爲莒邑矣○注時公在其邑○校勘記云鄆本而作以正義正作以按紹熙本亦作以論語季氏篇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文公時祿去公室宣公後政歸季氏故知公微弱政教不行也遂者專事之辭故知季孫取鄆自益如入國家則無爲書遂惡之矣

夏晉侯使士彭來聘〔疏〕左傳作士魴舊疏云考諸正本皆作士魴字若作士彭者誤也校勘記云按疏中標經當本作士魴唐石經諸本同作士彭

秋九月吳子乘卒〔注〕至此卒者與中國會同本在楚後賢季子因始卒其父是後亦欲見其迭爲君卒皆不日吳遠于楚〔疏〕吳世家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二十五年王壽夢卒錢氏大昕養新錄云服虔以壽夢爲發聲壽夢一言也經言乘傳言壽夢欲使學者知之也乎以淵乘壽皆齒音壽當讀如疇與乘爲雙聲夢古音莫登切與乘叠韻借兩字爲一言孫炎制反切蓋萌芽於此按十年左傳疏引服云壽夢發聲吳蠻夷言多發聲數語共成一言壽夢一言也云云李氏貽德賈服注輯述云壽夢發聲者言爲乘之發聲也吳蠻夷言多發聲者長孫訥言曰吳楚則傷輕淺惟輕淺故多發聲數語合爲一言猶今之三合聲四合聲矣爲句吳謂爲諸樊皆其例也壽夢一言也者言長言之爲壽夢疾呼之爲乘壽夢於文爲二吳人言之如乘之一言而已爾雅釋器不律謂之筆郭注蜀人呼筆爲不律也詩疏引鄭駁異義云齊魯之間言鞻爲茅蒐與此乘爲壽夢在當時爲方言緩急之異而後世翻切實權輿於此古夢乘音相近詩視天夢夢與林蒸勝弫相

韻可證也經言乘者謂十二年經言吳子乘卒服意經書爲
乘其國語則爲壽夢傳故著之以曉學者公羊定五年傳於
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注越人自名於
越君子名之曰越是其例也是也○沈氏欽韓云注夢乘同聲今
緩嗇人語猶然○注至此至楚後○傳疏云宣十八年又子
旅卒而吳至是乃書卒者正以楚與中國會同本作楚後楚云
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一年春宋
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秋宋公楚子陳侯以下會于翟成十
五年冬叔孫僑如會晉士燮以下會吳于鍾離然則於傳間
之世楚人數與中國會同于所聞之世吳人乃會故云與中
國會同本在楚後也按楚吳書卒皆在所聞世似無先後別
注特因推明賢季子故辭經文言之耳○注賢季至其父○
校勘記云疏中因作乃傳疏云吳子乘不綦諸夏會大概理
宜略之今得書卒其間有因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傳吳
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
國也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國宜有
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
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尚爲不足乎季子許人
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注稱臣子尊榮莫不欲與
君父共之故不足乎季子所以隆父子之親也以此言之則
如由賢季子乃卒其父故書卒也按宣十四年夏五月壬申
曹伯壽卒葬曹文公注日者公子喜時父也緣臣子尊榮莫

不欲與君父共之故加錄之所以養孝子之志許人子者必使父也此卒吳子益與彼同○注是後至爲君○下二十九年傳云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也僚者長庶也即之是其逆爲君之事也所以欲見之者與二十九年賢季子讓國事相起○注卒者至於楚○舊疏云言告不日者即此文書九月下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吳子謁伐楚門于巢卒昭十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昧卒之屬故云卒皆不日也言吳遠於楚者正以宣十八年秋七月甲戌楚子旅卒下十三年秋九月庚辰楚子寐卒之屬皆書日故決之也凡爲人宜道接而生恩楚遷於諸夏數會同親而遷近之故書其日吳側海隅而與諸夏罕接故皆不日以見其遠也通義云吳終春秋未嘗日卒惡而略之尤外於楚劉氏逢祿秦楚吳進黜表云吳通上國最後而其强也最驟故亡也忽焉秦强於內治敗徵之後不勤遠略故興焉勃焉楚之長駕遠馭强於秦而內治亦强於吳故秦滅六國而終楚覆秦者楚聖人以中外狎主承天之運而反之於禮之義所以財成輔相天地之道而不過乎物拔詳略之旨遠邇之義同一

衰也先後輕重見焉其
卽所以財成輔相與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公如晉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四十五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